



4307
13

文史資料室

余資政井塘先生贈書

黃宗羲著

明儒學案

世界書局印行



160256

自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笑厥靈根者。北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毋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閩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遭家難。先師戡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嬰嬰。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羲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懷懂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棹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翼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

鄭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中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梨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鄭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莫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尙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戴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

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鈎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戴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時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凡例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箴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鷟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臺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箴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藉。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元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探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明儒學案目錄

師說

卷一 崇仁學案一……………一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一

吳康齋先生語……………三

卷二 崇仁學案二……………七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七

居業錄……………八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一三

謝西山先生復……………一四

鄭孔明先生仇……………一四

胡鳳儀先生九韶……………一四

卷三 崇仁學案三……………一四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一四

體仁說……………一五

復余子積論性書……………一七

論學書……………一九

侍郎余劬齋先生祐……………二一

卷四 崇仁學案四……………二二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樸……………二二

夏東巖文集……………二二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二六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二八

卷五 白沙學案一……………二八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二八

論學書……………三〇

語錄……………三三

題跋……………三四

著撰……………三四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三五

文集……………三六

卷六 白沙學案二……………三六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三六

文集……………三六

諫議賀醫閩先生欽……………三八

言行錄……………三八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三九

奉白沙書……………四〇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五二

讀石翁詩……………四〇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五二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四〇 思菴野錄……………五二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四一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五四

記白沙語……………四一 卷八 河東學案二……………五四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四一 文簡呂涇野先生桷……………五四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四二 呂涇野先生語錄……………五五

謝天錫先生祐……………四二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六一

何時振先生廷矩……………四二 張石谷先生節……………六一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四二 李正立先生挺……………六一

卷七 河東學案一……………四三 郡守郭蒙泉先生郟……………六一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四三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六一

讀書錄……………四五 楊天游集……………六三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四九 卷九 三原學案全……………六四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四九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六四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四九 石渠意見……………六五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五〇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六七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五〇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六七

凝齋筆語……………五〇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六八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六八	卷十二	浙中王門學案二	一〇〇
論學	六九	郎中王龍谿先生畿		一〇一
漫錄	七〇	語錄		一〇二
論文	七三	論學書		一〇九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七三	調息法		一一一
卷十 姚江學案一	七四	卷十三	浙中王門學案三	一一一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七四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一一一
許半圭先生璋	七六	說理會編		一一二
王黃鑾先生文轅	七六	尙書黃久菴先生縮		一一五
語錄	七六	卷十四	浙中王門學案四	一一六
傳習錄	八二	布衣董蘿石先生灑		一一六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一	九二	日省錄		一一六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九二	求心錄		一一七
文集	九三	碧里疑存		一一七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充	九四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一一八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九四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一一八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九四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一一九
會語	九五	與萬鹿園論學書		一一九
論學書	九八	答林子仁書		一二〇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一二〇	穎泉先生	一三八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一一〇	聚所先生	一四〇
論學書	一一一	四山論學	一四三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一一一	思成求正草	一四三
友聲編	一一二	卷十七 江右王門學案二	一四三
蘭遊錄語	一一二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一四四
卷十五 浙中王門學案五	一一四	南野論學書	一四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一一四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一五〇
鹿園語要	一一五	雙江論學書	一五一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一一五	困辨錄	一五四
論學書	一一六	卷十八 江右王門學案三	一五七
文集	一一六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一五七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忬	一一七	論學書	一五八
不二齋論學書	一一八	卷十九 江右王門學案四	一七八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一一〇	虞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一七九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一	一一二	論學要語	一七九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一一二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一八二
東廓論學書	一一三	劉師泉易蘊	一八三
東廓語錄	一一六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一八四

三五先生洞語	一八五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讀	二〇七
晚程記	一八六	定宇語錄	二〇七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一八六	論學書	二〇八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一八六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二〇八
主事黃洛村先生宏綱	一八七	蒙山論學語	二〇九
洛村語錄	一八八	徵君劉爐瀟先生元卿	二一〇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一八九	劉調父論學語	二一〇
善山語錄	一八九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二二二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一九一	萬思默約語	二二二
明水論學書	一九二	卷二十二 江右王門學案七	二二六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一九四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二二六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一九四	胡子衡齊	二二七
虞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一九四	理問	二二七
水洲先生集	一九五	虛實	二二七
卷二十 江右王門學案五	一九六	天人	二二七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一九六	心性	二二八
論學書	一九七	體用	二二八
語錄	二〇二	循序	二二九
卷二十一 江右王門學案六	二〇七	格物	二二九

博辨……………二一九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二四二

明中……………二一九

鄧潛谷雜著……………二四二

徵孔……………二一九

論儒釋書……………二四三

續問……………二二〇

徵君章本清先生漢……………二四五

申言……………二二〇

章本清論學語……………二四六

困學記……………二二一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二四九

與唐仁卿書……………二二四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一……………二五一

又……………二二六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會……………二五一

卷二十三 江右王門學案八……………二二八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二五二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二二八

周靜菴論學語……………二五二

會語……………二二九

明經朱近齋得之……………二五二

講義……………二二二

語錄……………二五三

文集……………二二三

尤西川紀聞……………二五四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二三四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二五五

匡湖會語……………二三四

尤西川紀聞……………二五五

蘭舟雜述……………二三五

囚對……………二五五

卷二十四 江右王門學案九……………二三五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二五六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二三五

薛方山紀述……………二五六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二三五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二五六

薛畏齋文集	二五七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覽	二七九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二五七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二八〇
查毅齋先生集	二五八	我疆論學語	二八〇
卷二十六 南中王門學案二	二六〇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二八一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二六〇	擬學小記	二八一
荆山論學語	二六一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二八四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二六三	論學書	二八四
桃溪劄記	二六四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二八五
卷二十七 南中王門學案三	二六九	晉菴論性臆言	二八五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二六九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二八七
存齋論學語	二七〇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全	二八八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二七一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二八八
西堂日記	二七二	語錄	二八九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全	二七四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二九三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二七五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全	二九三
桃岡日錄	二七六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二九三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二七八	論學書	二九四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全	二七九	大學約言	三〇一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二七九	道性善編	三〇四

知本同參……………三〇五

近溪語錄……………三三六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一……………三一四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三五一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三一四

楊復所證學編……………三五一

心齋語錄……………三一五

卷三十五 泰州學案四……………三五四

處士王東崖先生巽……………三一八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三五四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附……………三一九

天臺論學語……………三五五

東崖語錄……………三二〇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三五九

布政徐波石先生樾……………三二一

耿楚侗論學語……………三六〇

波石語錄……………三二二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三六一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三二四

焦澹園論學語……………三六一

王一菴先生語錄……………三二四

答友人問釋氏……………三六三

誠意問答……………三二九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三六四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三三〇

潘雪松聞然堂日錄……………三六四

林東城集……………三三〇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三六五

卷三十三 泰州學案二……………三三二

心學宗……………三六六

文肅趙先生大洲……………三三二

桐川語錄……………三六七

大洲雜錄……………三三四

耶中何克齋先生祥……………三六八

卷三十四 泰州學案三……………三三四

何克齋講學……………三六九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三三四

通解論學書……………三六九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三七一〇	侍郎何吉陽先生選	四〇三
祝子小言	三七一	吉陽論學語	四〇四
卷三十六 泰州學案五	三七二	卷三十九 甘泉學案三	四〇五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三七二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四〇五
證學錄	三七三	覺山理學聞言	四〇六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三七八	論學書	四〇九
石簣論學語	三七八	卷四十 甘泉學案四	四一三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三七九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四一三
證記	三八〇	禮元剩語	四一四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一	三八一	三一測	四一五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三八一	真談	四一六
湛甘泉心性圖說附圖	三八一	景行館論	四一七
求放心篇	三八二	雜書	四一八
甘泉論學書	三八二	一菴語錄	四一九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三八五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四二一
語錄	三八七	端居寢語	四二一
卷三十八 甘泉學案二	三九八	卷四十一 甘泉學案五	四二三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三九八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四二三
巾石論學語	三九九	原學	四二四

論學書……………四二五 雜誠……………四五六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四二七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四五八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四二八 造化經綸圖……………四五九

辨學錄……………四二八 考古續戒書……………四六三

疑思錄……………四三二 卷四十四 諸儒學案上一……………四六五

語錄……………四三三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四六五

論學書……………四三六 語錄……………四六六

善利圖說……………四三七 卷四十五 諸儒學案上三……………四六七

卷四十二 甘泉學案六……………四三八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四六八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四三八 海涵萬象錄……………四六八

醉經堂集解……………四三九 經書補註……………四六九

論學書……………四四四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四七〇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四四八 要語……………四七〇

文集……………四四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四七一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四五二 遺事……………四七一

順渠先生文錄……………四五三 語要……………四七一

次陽明詠良知……………四五四 原學……………四七二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一……………四五五 耶中莊定山先生景……………四七三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四五五 語要……………四七三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四七四	論學書	四九五
語要	四七五	讀佛書辨	四九六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四七五	卷四十八 諸儒學案中一	五〇三
卷四十六 諸儒學案上四	四七六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五〇三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四七六	濯舊	五〇三
心學圖	四七七	詩	五〇九
答書	四七八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五〇九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四七九	士翼	五一〇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四八〇	松牕寤言	五一二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四八〇	卷四十九 諸儒學案中三	五一二
語要	四八一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五一二
省身法	四八二	儒學管見	五一三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四八三	語錄	五一四
南山素言	四八三	陰陽管見	五一四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四八四	陰陽管見後語	五一六
潛心語錄	四八四	陰陽管見辨	五一八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一	四八五	卷五十 諸儒學案中四	五二四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四八五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五二四
困知記	四八六	雅述	五二四

慎言.....五二七

橫渠理氣辯.....五二七

性辯.....五二七

答薛君采論性書.....五二八

卷五十一 諸儒學案中五.....五二九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五二九

論學書.....五二九

論說.....五三五

東廓語錄.....五三八

卷五十二 諸儒學案中六.....五四一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五四一

語要.....五四一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五四三

論學書.....五四四

草堂學則.....五四七

右存養之要.....五四七

右威儀動作之節.....五四九

雜言.....五四九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五五一

讀書劄記.....五五一

答人書.....五五五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五五六

辨學.....五五七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一.....五五九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五五九

谷平日錄.....五六〇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五六五

文敏粹言.....五六五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五六六

約言.....五六七

遺書.....五六八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五六九

太極釋義.....五七〇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五七一

語錄.....五七二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五七三

卷五十四 諸儒學案下一.....五七三

盧冠巖先生守忠.....五七三

獻子講存	五七四	榕壇問業	五九六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五七七	卷五十七 諸儒學案下五	六〇六
坤吟語	五七七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六〇六
別錄	五八〇	語錄	六〇六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五八一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六〇七
論學語	五八一	天命解	六〇七
臺長曹真予先生于汴	五八二	詮心	六〇八
書	五八二	應事	六〇九
曹門學則	五八四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二一〇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五八四	與金正希書	二一〇
堂	五八五	虔中偶言	六一一
卷五十五 諸儒學案下二	五八六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六一一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五八六	歲寒集	六一二
知言	五八七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一	六一四
四書攝提	五八九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六一四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五九三	小心齋劄記	六一六
江廬獨講	五九四	商語	六一一
卷五十六 諸儒學案下四	五九四	論學書	六二二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五九四	當下釋	六二四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六二五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六五七

語

六二七

史玉池論學

六五七

劉記

六二九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六五八

說類

六二九

劉靜之緒言

六五九

辨

六三二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六六〇

論學書

六三二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六六〇

雜著

六三六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六六一

講義

六三九

耿庭懷先生橘

六六一

會語

六四〇

耿庭懷論學

六六一

卷五十九 東林學案二

六四二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六六三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六四二

卷六十一 東林學案四

六六四

詭語

六四二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六六四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六四六

懷謝軒講義

六六五

困思抄

六四八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六六六

言性圖

六四九

霞舟隨筆

六六七

文鈔

六五三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六六九

卷六十 東林學案三

六五四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六六九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六五四

學言

六七〇

小辨齋劄記

六五五

卷六十二 戴山學案

六七二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六七三	證學雜解	七〇一
語錄	六七六	諸說	七〇五
體認親切法	六七八	讀易圖說	七一
會語	六八八	聖學喫緊三關	七一二
易簧語	六九一	大學雜辨	七一二
來學問答	六九一	論語學案	七一四
三原	六九九		

師說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汲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日暮偶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晉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微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論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感，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繩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鐸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未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

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易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戴。雖不應命。及率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常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泰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詩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壁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

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發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潦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備。）

羅一峯論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尙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效也。而欲虛企。至爲位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謂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閨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會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慶號。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

即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文辭眩驚。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靈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抵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出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入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抵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厥後學蠱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踴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劖諸此。

王龍溪微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儆學者之感。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辨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併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律梁耳。先生孜孜學道。

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腳。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難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夏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遍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未歸本者。又孰從而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被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個合氣之理。又有個離氣之理。既有個離心之性。又有個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捫腕言之。可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噎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慧。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卻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

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為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樞

題按關學世所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隨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當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朴

題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為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友。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獻交莫逆。及其沒也。文獻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感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可為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立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經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纒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斑。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會。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地。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肆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盱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繇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

卷一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感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教諭莫一齋先生諒

鄭敬齋先生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謝西山先生復

胡鳳儀先生九韶

侍郎余訥齋先生祐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崇仁學案一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傅。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板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觀親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傅）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子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紅鴛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妻諒確實。楊傑純雅。周文勇邁。用中被簋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良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起。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

張翬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翬何如人。對曰。與翬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翬。卽聖朝盛事。途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翬。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翬。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絕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東帛邛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騰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翬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殺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魯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王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臨川章棻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願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大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勅書以伊傳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傳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襁冠蓬首。短衣束裾。跪訟府庭。張庭稔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傑傳。易考先生自辭官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璜（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璜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璜以蔽法。令他人代弟訟之。驟入。卽遣隸執璜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璜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璜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蹴石亭族讎。自稱門下士。願涇凡（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會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法。其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諭德之命。意

蓋若將挽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明。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忍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未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小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傷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闢。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齒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

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近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力除閑氣。固守清貧。○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怠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如何。○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爲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爲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毋忽。○屢有逆境。皆順而處。○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怠。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噫。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一事少含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格之反覆。失愈遠矣。○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志。○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一日以事暴怒。即止。數日事不順。未免陶隱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豈朝夕之力邪。勦之無怠。○枕上思近來心中閑思甚少。亦一進也。○寢起讀書柳陰及東窗。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即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措磨則善矣。○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卻爲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肖。恒服有效之藥也。○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比。安可盡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

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敢不篤信之也。○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閑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爲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饑死。刑戮死。何害爲大丈夫哉。苟不能然。雖極富貴。極壽考。不免爲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凡事誠有所不堪。君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談及人生立世。難作好人。僕深味之。嗟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也。○途間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所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難而苟安。直下承當可也。○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由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適時不能學也。○近晚在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幾人臻斯境也。○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同勉此事。○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爲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比古昔英豪。所以孜孜翼翼終身也。○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通流。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克治羶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懦。○熟思平生歷試。不堪回首。間閱舊藁。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應事後。即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精白一心。對越神明。○苟一毫不盡其道。即是自絕於天。○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涵養本原工夫。日用間大得。○夜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爲光。誦讀甚好。爲諸生授孟子卒章。不勝感激。曉寢猶詠詠明道先生行狀。久之頑鈍之資。爲之惕然興起。○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

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枕上思晦。養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乖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覺忘味也。○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窗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貧困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凡百皆當責己。○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早起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卻一身如是之窘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月下咏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真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虛語哉。○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處困之時。所得為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平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為幸。雖貧饑大甚。亦得隨分耳。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先儒云。道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稍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為可歎耳。○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涵養此心。不為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閑遊門外而歸。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先哲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遠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學易稍有進。但恨精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即得隨分用工。以畢餘輪焉耳。○讀奏議一篇。令人悚然。噫。清議不可犯也。○

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而厭於事也。○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與學者語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看樞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事往往急便壞了。○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哉。真心。客氣傷元氣。○詩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看史數日。愈覺收斂爲至要。○人生須自重。○閑臥新齋。西日明窗。意思好。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彼以慳吝狡僞之心待我。我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夜靜臥閣上。深悟靜虛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午後看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便一。但得此身粗安。頃刻不可離也。○憩亭子看收菜。臥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夫也。○夜臥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空處。大小咸快活。乃真樂也。○無時無處不是工夫。○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卷二 崇仁學案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鏡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游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專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萇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歸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洞源書院。惟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尙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密。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詬。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糞甚。韞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籛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今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今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今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今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

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讀白沙為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即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為物。物不轉而為人。草不移而為木。木不移而為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格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為性。作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即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即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情獨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為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為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逼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為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為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更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所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孔子只教人去。去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為靜坐中有箇戒慎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為理。○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若著此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道理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

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背理。○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窮究。○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侵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為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為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快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為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為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為操存之要法也。○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愚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省察。與氣稟中惡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為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個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為主。悉屏思慮。以為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

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當然處即是天理。○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是反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陳公甫亦窺見此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釋氏心亦不放。只內裏無主。○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個死法。○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個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實道甚矣。○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比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虛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辭。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釋氏誤認情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

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爲道體。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尙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疏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在安。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大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即氣也。○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立。○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情慢。便昏曠也。○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即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

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今人言心。便要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瞽倒在這裏。○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其心肅然。則天理即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心愈最害事。心愈者。敬未至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一是誠。主一是敬。○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才昏惰。義理自喪。○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人莊敬。禮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昏亂無本。○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剝斷了。不得不

許向日李鍾傑不認他是識。吾曰：君非要論，是不奈識何。○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蠅蠅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造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安愈甚。○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說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日錄四十卷，詞補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點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警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石齋

不讀書。他卻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宏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諡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絀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深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二歲而復返。從事以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宏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盡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猶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驟志矣。成化初卒。

卷三 崇仁學案三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爲守備。奄人劉瑾所屈。召爲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大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爲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即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爲二。不知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即理也。人得之以爲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爲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即理也。善固理矣。即過不及而爲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爲堯存。不然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爲禪。其後始知爲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鑿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諡恭簡。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氳。氤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巖巖發生。天地萬物。血脈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生。靜。何以成吾仁。○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仁。陰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個心來。治此心。卻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疎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渾厚。則開文明。燒薄則開巧僞。學須涵養本原。○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

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疊累。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如目斯覩。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爲有靈也。○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感則文明。久之漸以燒薄。感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蘄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卻是作僞也。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觀其純全。若只據己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爲我聰明。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爲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爲。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未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夫理冲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倫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不可分。愈分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盜乎其和。比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比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適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爲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禮主敬讓。其心聳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己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卻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聖賢冲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塵壳上起。穢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則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

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即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獨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徐卻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污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習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一理散爲萬事。常有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之渣滓滯而爲形。其精英爲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爲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畫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卻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爲私意蔽隔。常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源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益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體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羣私。合爲天下大公。○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爲心。與一善念。上帝用休而吉祥集焉。與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卻是舉一大者來壓人君。蓋未通知帝命也。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家。俾各自置其處。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復余子積論性書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個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人在物。固有偏全。而在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愚意謂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尊兄謂理常渾全。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全只是。一個。氣亦渾全本只一個。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個。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

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分上該得如此。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其具足。隨處克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的死局。必也常混純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統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沖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渣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於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蟻。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牟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卽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渣滓。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陽一陰之謂道。又曰。易有大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會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會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顧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業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然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成人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能皆以天道入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卻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會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揚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卻不會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會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純厚精明。略無些渣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會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向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個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讀聖賢書。正宜反求諸身。體貼道理去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會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會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爲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爲

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洒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味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居。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疎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聳然。○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遊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疎。但與其箝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方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攸繫。當自有著力處。○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大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素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卻發出兩路。善惡歧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心與物交。若心做得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工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汨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恍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割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個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欲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通。○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幻。弁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啣妹。我。得無爲賤丈夫乎。○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畜。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未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蓋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聳動人。今爲其

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但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吾懼。○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蒙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爲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良背之旨。○五峯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日分別誰是理耶。誰是氣耶。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耶。其人不能自解。某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卻無爲其能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即是理。胞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卽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大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卽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大成樂譜。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人可學耳。○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尙粗。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識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劄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劄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右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幾。卒。戊子歲也。年六十。

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二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加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職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即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即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卷四 崇仁學案四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樸

夏尙樸。字敦夫。別號東巖。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爲至言。然而警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卽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爲河漢乎。

夏東巖文集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簷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便如會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

看到此。○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會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夫之樂比之會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道理是箇甜的事物。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慮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纜放下。便分散了。○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勅。視三代爲尤嚴。其亦可惡乎。○李延平云。人欲日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無矯飾。狗外。即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安動是也。○爲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爲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爲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由各自爲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爲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爲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大原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爲然。○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裏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謹之。即是爲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淨化。如何爲成德。一

齋嘗有詩云。為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學者須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稗種為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稗種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謂之聖一句。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不怡處。羣疑並興。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閣著了。不知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為私欲所奪。如此便是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堯之學以欽為主。以執中為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眾。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而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為支離。率意徑行。指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為良知之本。然其說蔓延已為天下害。揆厥所由。蓋由白沙之說倡之耳。○執中從事上說。故以為用。謬甚。○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數語。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有各箇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箇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未然。○此段又與取足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即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即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為最精。○纒流便是惡。○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而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慮思量。如何思到此。遂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纒覺得便斷了。○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意。如楓山先生為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已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為有味。○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即此貪之厭之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以無欲為要。○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即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跌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為存耶。○曾疑腔子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睡當之腔。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遠。則出腔當外矣。然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為善。蓋心猶戶樞。戶樞稍出白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腔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宰。○耳之聰。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

念即在於此卽此是神。○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蓋言接續之使不息耳。○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已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煇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牆下。有買古書者。予偶檢得四家語。內有黃蘗對裴休云。當下卽是動念。則非站立之頃。發覺胸中。如有石頭墮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子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爲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爲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跌坐。置此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卻。是坐馳。朱子云。要閒越不閒。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卽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爲己任。凡鄰里攬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笑。以爲迂闊。殊不知利中卽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喫過則酸。苦的物事。喫過方甜。如人家長尙利。惹得一家莫不尙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鬪相刃。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尙義。惹得一家莫不尙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門祚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間耳。○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論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學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竅。於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

閉之門也。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真傳何耶。

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益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蓋由銖累寸積得之。

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起直入如來地耶。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絨絨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至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元說妙。反做學者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溫公。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誠如公論。至於程朱寧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蘊矣。戒慎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無安頓處。是乃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為敬。則為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從天命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蘄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章。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浴沂亭記》。性書之作。兼理

氣論性。深闡性卽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不以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爲心。心之爲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感。藏該載敷施發用底。輝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儻個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於物欲而然。缺卻氣質一邊也。故啓者揚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箇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直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揚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卽行。不是理處卽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辯而自明矣。（答余子積書）

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淍泊處耳。（復魏子才）人心本虛靈。靜處難思議。及其有思時。卻屬動邊事。賢如司馬公。徹夜苦不寐。殷勤念一中。與念佛何異。不知此上頭。著不得一字。勿忘勿助間。妙在心獨契。澄徹似波停。融液如春至。莫作禪樣看。卽此是夜氣。諦觀日用間。道理平鋪是。坦如大路然。各各有界至。不必費安排。只要去私意。泛泛思慮萌。覺得無根蒂。將心去覓心。便覺添累墜。討論要精詳。淘汰極純粹。如此用工夫。庶幾體用備。君歸在旦夕。不得長相聚。試誦口頭禪。君宜體會去。○劉士鳳夜苦不寐。予恐其把捉太過。賦此贈之。

近世論學者。徒見先正如溫公及呂與叔張天祺。皆無奈此心何。偶於禪門得些話頭。悟得此心。有不待操而自存的道理。遂謂至元至妙。千了萬當。以此爲道。則禪家所謂當下卽是。動念卽非。所謂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所謂汝暫息心。善惡都莫思量。皆足以爲道。殊不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用各不同。莫非涵養此心。而剔刮道理出來。使之洞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正之矩哉。學者於此。正須痛下工夫。主敬窮理。交修並進。而積之以歲月之久。庶幾漸有淍泊處耳。不然。快入異教無疑也。（與趙元默論學。元默白沙門人。）

花者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日循根幹。而升到枝頭去不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爲蓓蕾。久則包畜不住。忽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養義理。燒燼此心。優柔厭飲而有得焉。則其發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容已者。所

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又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觀此尤信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或謂一草一木。不必窮究。恐未之深思耳。

要識靜中須有物。卻從動處反而觀。湛然一氣虛明地。安得工夫入語言。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丞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問。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詠。終成都教諭。

卷五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所激遠矣。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尙書湛甘泉先生若水

舉人李大崖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闕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虞士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柱

通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白沙學案一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則絕意科舉築陽春臺靜坐其中不出闕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大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即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闈皆恨相見之晚醫闈且專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林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禮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宏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紆縈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會點近之則爲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禱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溱泊胸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敍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汛掃夙習或誦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尹直瓊綴錄謂先生初

至京。僭作十詩頌大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樂開道。無復故態。邱文莊探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章錄。則謂探之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爲言。又令其門人饒遺先生。深相敬慕。寄詩疑其迹禪。則有之。以烏有之事。闖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矣。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論學書

復趙提學。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體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事推之。教事專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卻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承諭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僕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述之。近似者言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證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年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凡責僕以不仕者。途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

復林太守。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苟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

與順德吳明府。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復張東白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未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大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空。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與羅一峯 聖賢處事。毫無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卻。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盡。○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枝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取怨之道也。○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症之藥。○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答張汝弼 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祕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就職。然後觀書殊辰。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與林君 學勞攘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

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與賀克恭。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慕之心。卻恐未稍。未易淒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深。賢愚並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與謝元吉。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則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使自開大。

與何時矩。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闔。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好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向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自儻侗。與吾儒似同而異。臺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腳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與張廷實。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詩直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脈絡緩急。浮沈。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大安排也。(詩論文)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斷到至處耳。

古之作者。意鄭重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

先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

復李世卿。君子以道交者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已不違道而好與人交。惡

在其能交也。

與崔楫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與李德孚 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簡。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簡著。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歸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事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斷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時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舒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

與湛民澤 承示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某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倘今日之圖可遂。老腳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二年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闡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實諸鬼神。焉往而不得泰然也耶。○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尙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恆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尙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毀。感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者。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

語錄

三代以降。聖賢乏人。邪說並興。道始爲之不明。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爲之不行。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爲未學。道不行。雖曾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爲學莫先於爲己。爲己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夫道無動靜

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認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慢。慢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爲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題跋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次王半山韻跋 作詩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來。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贈彭惠安別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鶯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題采芳園記後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細信。與道期翔。固吾儒事也。

著撰

仁術論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安士敦乎仁論 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士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於此。然後安於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禱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於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

無後論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矣。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既有此物。必有此誠。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僞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言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歸禪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餓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隘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道學傳序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至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贈容一之序 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果處既非尋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其茫茫生方銳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結果爲何如也

贈張廷實序 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城隍廟記 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與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或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胸胸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稱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

雲潭記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氣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雲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孝廉李大崖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崖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宏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諳所

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德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會開。山中莫謂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文集

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刺語也。故其詩曰。他年得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卷六 白沙學案二

通政張東所先生詔

張詔。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竝觀之乎。

文集

儒有真偽。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續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尙焉者矣。繼此若蘆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蔡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靡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偽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恒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

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爲事。而以缺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其九方墨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詎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據先生文集。中語。做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白沙遺言纂要序）

昔呂原明嘗稱正叔取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爲二程學遠過衆人在此。夫知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冥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無思無爲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介石記）

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煙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鶯燕之歌吟。魚蝦之管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得。既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病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柳塘記）

予思所謂至誠無息。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齋。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爲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真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爲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

（復乾亨）
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生死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爲恆。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復曹梧舟）

天旋地轉。今所聞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鄉魯與。是故星臨雲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

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閒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向慕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壙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匪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譜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白沙先生墓表)

諫議賀醫閩先生敘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閩。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即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閭。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與。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尙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尙如此。則隱微可知矣。○門人有居喪而外父死。或曰。禮三年之喪不用。先生曰。惡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言不易三年之服。○善惡雖小。須辨別如曙黑白。○教諸女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學。○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其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即是小人而已矣。○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欲政事之善。須本之學問。○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自不滿者。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真俗語所謂假老郎也。○爲學之要。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讀書相求大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驕惰之心。一生。即自壞矣。○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卻以正道勸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卻是救人上岸。○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爲善。○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天地間本一大中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後世之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吏目鄒立齋先生贊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尙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夙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皆是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

天變不報。又明年。孫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孫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孫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私人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概寓書於孫。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孫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孫。概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讀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即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鎔之。位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孫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

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爲鄧書。解者爲燕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邱柳士師以上規模。晚生小子。腳根未定。不敢援以爲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顏魯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讀石翁詩

乾坤誰執仲尼權。硬敢刪從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相過戊申前。(某錄石翁詩止得己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即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會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宏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爲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葛。受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整驛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牀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閱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宜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

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尚恐不及。上頗官幣。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爲諸生時。韓供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疴頓去。其爲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得照先生光

林光字得照。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深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崖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問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踰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况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記白沙話

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會論明道論學。數語精要。前儒謂其大廣難入。嘆曰。誰家纘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先生教人。始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斯理識得爲己者。信之。詩文未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境。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遊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荆門州同入仕。淹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宏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闖關。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輪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仍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騷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竟受縣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鞠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察其誣。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倡和。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紅邊落釣蓑。白沙曰。後二十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悉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山讀書。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偶出山。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側。鄉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亦容或有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人。然實非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守而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糲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奇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上廷炬

何廷炬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即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汚。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些桑人。巧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閒。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傳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懼然。嚮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仗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官職

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腳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帳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諫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二益友，皆良藥也。胡盧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即輟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慎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遂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卷七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樞樞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讖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爲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司務呂愧軒先生燿

李正立先生挺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御史關子與先生禹錫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文簡呂涇野先生楮

張石谷先生節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河東學案一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負爲榮陽教諭，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范俟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問學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柯南永樂

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官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歎焉。銓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記。正統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寺正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也。已。遇振於東園。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位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位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嫗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王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起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疑立不入。上知之。即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謾稱學生。眷注逾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大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歸。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大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憾息之時。竊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喻。蓋以大德教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竊竊謂仁人之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即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

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宰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矣。不能盡善。所云連得聞矣。成化初。諡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讀書錄

統體一大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大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大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亦無大極。○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皆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恆也。○少欲覺身輕。○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子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萬物所具也。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之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其妙難以語人。○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理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即有礙。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

行此理。○無欲非道。人道自無欲始。○舉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是也。○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太極一團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少言沉默最妙。○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無欲則所行自簡。○敬則中虛無物。○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事已往。不追最妙。○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心常主靜。物來應之。○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在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未純。去惡而未盡。自今當一副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之小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子之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夫子所謂貫。卽各具之太極也。○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言動舉止。至微不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渣滓也。○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卽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氣。卽成形矣。○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則小矣。○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卽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搖搖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程子性卽理也。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居敬有力。

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當時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心細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學不進。率由於因循。○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名。○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人。○下學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咸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理既無形。安得有盡。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心存則因器以識道。○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開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氣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卽其心也。○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消融未盡。○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物無內外也。○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此理真實

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而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爲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理明則心定。○順理都無一事。○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學至於約。則有得矣。○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踐形者是也。○仁是嫩物。譬如草木嫩則生。老則枯。○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獨。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立得腳定。卻須寬和以處之。○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心虛能涵萬理。○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順理心安。身亦安矣。○事來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即於義理日昧矣。○凡涉於有爲者皆氣。其無爲者道體也。○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熱。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爲二也。○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於淺。○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我也。○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不責人。即心無疑冰焦火之累。○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元者善之長。亨利

真皆善也。仁爲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卽性也。○雜慮少則漸近道。○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亦無安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御史關子與先生馮錫

關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於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爲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腳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深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廬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西參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宏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爲戶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廬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爲諸生。見陳綠山明倫堂上銘。羣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關禹錫白良輔。以旂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遊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

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晉贊之曰。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傳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爲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爲之證明。由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爲責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固城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傳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尙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凝齋筆語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二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惟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

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觸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擲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播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觀雷出地奮發。則雷在地中可推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噬嗑。震下離上。象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歷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燭。故曰。雷電合而章。○君子得與。小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與。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上九亦變而爲陰。羣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大過。象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北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尙遠在河外也。○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蠱尊陽也。在昨。穰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以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觀左氏石碯之言。新聞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尙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衝突。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道之論乎。○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豈可幾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稱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大經。惟春秋書隕石於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既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

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於天。體如火光不能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即石也。有限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布衣周小泉先生蓮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泰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景。李景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甯。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得。留詩而去。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灑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溺。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泰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爲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庵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庵。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膊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即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逋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倣昌黎之鱷魚。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爲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奏謀爲天下第一。陞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爲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歧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即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思庵野錄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淨沈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心本是箇虛靈明透底物事。

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卻昏蔽了連本體亦是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學者始學切須要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德無箇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爲之累否則鮮不爲之累○心之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灰○仁則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箇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爲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摸檢○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事○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住扎了壅住多少俊才可勝數哉氣化然也○氣化人事不可歧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會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卻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會斷隔了○用陽燾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無心以天處心其未至於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曰自敬始○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在天之風霜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質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偶觀杏實會得一本萬殊道理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萬箇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天命不已氣象出來○古來用智莫過大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割天地○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僞學日滋故有讖緯術數之事○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埃義字有正救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孔門優游涵泳只是調護個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走作掘得活水出來○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章主於氣牛山章主於性學者互相考之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

然。

郡丞李介庵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之咸甯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訟寃。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爲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贈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爲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俸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卷八 河東學案二

文簡呂涇野先生楠

呂楠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賁。卻之。瑾不說。已請上還宮中御親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即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與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二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尙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進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菴。所至講學。未第時。即與崔仲冕講學寶坻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瀾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因爲詩云。豈有仁人能造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識良知。以爲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真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

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并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濱。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平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且平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爲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爲成德執繫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卻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光祖曰。物之遇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混。難乎其爲苗矣。○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知合一之道。○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人者。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輕重。○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爲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弱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先生聞學者往求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立定腳根自不移。○問惠交接人。先生曰。須要寬綽些。不可拘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學。○先生曰。陳白沙微到京。吏部尙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即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羅一峯訪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又有此乎。○先生曰。昔者聞有一僉事求見王鸞菴公云。西來一件爲黃河。二件爲華山。三件爲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纔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詔。○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塵。吾儒謂之克治。○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處靜之時。觀字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觀也。○南昌裘汝中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滯於見聞。曰。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

爲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己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惟少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說韓持國曰。公當求人。倒教人來求公邪。若曰這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耶。又曰。某尸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位。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僚屬取法。在下則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某處有某公在。卒然有急可恃。有何不可。其入曰。若是不可不慎矣。○有一相當國。其弟過陝西。與對山曰。某回京與家兄說。薦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人手裏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中道耳。曰。士但有此氣象。亦是脫俗。怎能勾便中庸也。○先生見林穎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矣。○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的處去收。則不遠而復矣。○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僕這道理。可以實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是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曰。然。○問爲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從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學者未省。曰。日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之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詔問講良知者如何。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授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傳說曰。非知之艱。聖賢亦未嘗即以知爲行也。縱使周子教人曰。靜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靜。則人性偏於靜者。須必求一個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魯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則皆在其中矣。○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辨論莫太高遠乎。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致格者。久便自熟。或以格爲度量亦

是。○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通。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閑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第貧賤又一人。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詔因辭謝久菴。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後學所敢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褊。昔唐仲友爲台州太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競才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爲其母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爲浙東提舉。出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爲之奏辨。晦翁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不是太褊乎。詔聞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許奏事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名。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是非毀譽。初豈足憑。久之便是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錄。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也。(同父此時尙未及第。未嘗同知台州。晦翁仲友相訐。未嘗以帷薄相誣。此段無一實者。)

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心見性也。非禪而何。○黃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先生曰。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鳥几几。凡人內不足者。或有讒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己。在己者定。外邊許多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曰。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問危微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四支。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者。皆從道而出。合爲一片。○本泰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爲旦氣。旦氣不措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卽有性字在。蓋性字何處尋。只在氣上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爲二矣。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永年問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個至聖的帝王。我是一個舊生。學

他不得。只這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卽是虛無告。廢困窮。○臬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則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爲粗迹。不知何也。○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彈綸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認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彈綸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宮。一下手就教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明處一說。或從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聘來。也執定此言。二次三次聘來。也執定此言。如何教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個活法。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好貨便是。○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卽便克去。若從此斷斷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學高明。皆是此積。○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個心。如事父母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略。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卻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云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卽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如何將知及亦爲行乎。予之所未曉也。○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爲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之。甚害事。某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通方信。比卻喚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

然。鮮不倒了的。故拱手不定。便撒罷。立腳不定。便那移。○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艮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卽我也。○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這須節次。且如佛子寂滅。老子清靜。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誠。其意可爲誠矣。然大至至於如此。正爲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呂齋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纔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卽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卽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己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卻難也。○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沙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情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轉。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先生曰。鄭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予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個甚麼。蓋知皆爲行。不知則不能行也。○康惴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其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便分不得。○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斯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章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章詔曰。自天賦與爲命。自人稟受於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裏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卻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著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的來歷。故原之於初。

夫子因人墜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詎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爲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之功。教卽自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爲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橫渠不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觀。○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看。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個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卻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接應時是獨。雖是應時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麼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裏工夫卻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有說得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纔說未會了。未審涉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堅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個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看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會用過工夫來。怎麼便見得這中的氣象。問孟子說個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卽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從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了。卽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疏。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顏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卽是做過工夫來的。○昭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卽事卽學。卽學卽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份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卽事卽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願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檢度量。○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卻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吃。使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到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的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卽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吳佑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麼名來。若心下思覆。只是個養民的名。契只是個教民的名。怎麼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個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益。若只是空空慕個名。不肯下手去做。卻連名也無了。○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宣之甘得貧。受得甚。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慍色。可以爲難矣。廷仁對

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夫。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耳。某常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都只是取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惟時問先生。嘗論尹彥明朱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問之。則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如此等說話。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耶。因論後世諫議。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厲起之也。顧問朱子於二程何如。先生曰。明道爲人。盎然陽春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歎服。至於正叔。則啓人僞學之議。未必無嚴厲之過耳。頃之歎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殺。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今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卽是窮極之義。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爲仁。先生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其廢檢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日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是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人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惟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時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爲一體氣象。○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負人爲心。則舉足皆荆棘也。○問無事時心情。有事時心卻不肅。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理會。○教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問堯舜氣象。曰。求這氣象。不在高遠。便就依一言一動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矣。○子貢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爲聖之外。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問修辭立誠。曰。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爲勢所撓。不爲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卽是僞也。○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爲。成得個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鄰黨

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何必有官做。然後有事業。

司務呂愧軒先生簡

呂簡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既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熈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棲泊。不成片段矣。萬曆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監。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郭郭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國子助教。陞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呂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呂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爲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闢。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楊應詔號天游。閩之建安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卒業南雍。時甘泉涇野諸公皆講學。先生獨契涇野。出其門下。歸作道宗堂於華陽山中。祀濂溪以及涇野。動止必焚香稟命。當世講學者。無不與往復。而於心齋龍溪爲陽明之學者。皆有微訾。先生之學。以寡欲正心爲主。本不愧天爲歸的。一切指虛玄遠之言。皆所不喜。然其言多自誇大。而離黃過場。亦非有道氣象。如工夫卽本體。此言本自無弊。乃謂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刮磨此鏡者也。若工夫卽本體。謂刮磨之物卽鏡可乎。此言似是而非。夫鏡也。刮磨之物也。二物也。故不可以刮磨之物卽鏡。若工夫本體。同是一心。非有二物。如欲歧而二之。則是有二心矣。其說之不通也。

聖人之所以能全其本體者不過能無欲耳。吾人不能如聖人之無欲。只當自寡欲入。欲不獨聲色貨利窠臼而已。凡一種便安忻羨自私自利心。皆是欲。將此斬斷。方為寡欲。則漸可進於無欲。聖人亦豈絕人逃世。始稱無欲哉。聖人所欲在天理上用事。有欲與無欲同。雖其有涉於向慕。有涉於承當。所欲處無一非天理天機之流行矣。○吾人之學不在求事物之侵擾我不侵擾我。只在處事物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則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上忠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世。處常處變。其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其言也。朱陸之不可辨不可議者。其人也。道之存於人。不貴於言久矣。苟不以人論學。而以言論學。不以人求朱陸。而以言語求朱陸。則今之紛紛。無怪其然。今之學者。出處無朱陸二揖一辭之取捨。取予無朱陸裂石斷金之果決。義利不分。聲色不辨。無朱陸青天白日之光明。而所為黯闇垢濁。自以為心傳乎孔孟。而胸次則鬼魅魍魎。尤蠅營狗苟。入儀秦申商之好藁。而反啾啾於朱陸之短長。可悲也夫。○平生矻矻苦力於學。固以收放心為事也。然思索義理。有未會心處。或至忘寢忘食。當食當寢。亦不知所食何物。所寢何地。此皆過用其心而不覺。至於詩文尤甚。吾之心已放於詩文思索上去矣。平生負性氣。每觸時艱。不覺感歎不樂。對友朋啾啾大言。此皆出於一時感憤意氣之私。吾之心已放於世變意氣上去矣。○今之學者。不能實意以集義為事。乃於懸空去做一個勿忘勿助。不能實意致中和。戒懼乎不覩不聞。乃欲懸空去看一個未發氣象。不能實意學孔顏之學。乃欲懸空去尋孔顏之樂處。外面求討個滋味快樂來受用。何異卻行而求前者乎。茲所謂舛也。○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此心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磨刮此鏡者也。謂工夫即本體。謂磨刮之物即鏡。可乎。鏡光明不能不為塵垢所翳。人心光明不能不為物欲所雜。謂克治物欲。還吾心之光。明則可。謂克治工夫。即吾心之本體則不可。謂刮磨塵垢。按吾鏡之光明則可。謂磨刮工夫。即吾鏡之本體則不可。何也。工夫有積累之漸。本體無積累之漸。工夫有純駁偏全不同。本體無偏全無純駁也。○龍溪曰。學者只要悟。余謂不解辯吾道禪說是非。不算作真悟。龍溪曰。學者只要個真種子。方得。余謂不能透得聲色貨利兩關。不算作真種子。○今世學者病於不能學顏子之學。而先欲學會點之狂。自其入門下手處便差。不解克己復禮。便欲天下歸仁。不解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婦。便欲說鶯飛魚躍。不解衣錦尚絀。便欲無聲無臭。不解下學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認一番輕率放逸為天機。取其宴安盤樂者為真趣。豈不舛哉。故余嘗謂學者。惟在日用平實倫紀處根求。不在玄虛誇大門戶處尋討。惟在動心忍性苦楚中著力。不在擺脫矜肆驕落處鋪

張。○靜坐者或流於禪定。操存者或誤於調息。主敬者或妄以爲惺惺。格物窮理者。或自溺於圓覺。存心養性者。或陷於明心見性。

卷九 三原學案

三原學案 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士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傳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喬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三原學案全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

王恕字忠實。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爲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爲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觔石和尚。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召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與利除害。二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敏。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撤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夤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孝宗卽位。召用爲吏部尙書。加大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宰加幣。從之。先生重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鄭智。御史湯鼎。主事李文祥。十餘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竊卽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恕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竊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

官示以疏已留中。竊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竊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雖小人退。雖劉吉尙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鸞。璋。伺竊。竊家壽州。知州劉概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頗危。賴公復安之兆也。竊大喜。出書示容。璋以此劾之。竊概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竊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邱濬以禮部尙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尙書之次。竊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大醫院判劉文泰。訐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感。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蓋無追其主使之入。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邱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賈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絀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搆王公於我相公。檢人也。何弔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八爲補缺。其耄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石渠意見

戒慎恐懼二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天理卽無人欲。有人欲卽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中和節。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鬼神章。鬼神之爲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爲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感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爲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爲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食無求飽章。無求飽求安者。志在敬事。慎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蓋古之學者。皆以言行爲學也。○動容貌章。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俗。若以斯爲自然。未安。○興於詩章。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與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禮以謹節文。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

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顏淵喟然章。高堅前後。言己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非道歟。○毀譽章。今斯之民。卽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安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爲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卽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助勸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又不知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瘠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盡心章。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春秋。春秋者孔子因左邱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以公羊穀梁並行。謂之三傳乎。今觀公穀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言左邱明取之。某亦恥之。觀此則知左邱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中和。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爲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爲天下行事之達道。○道不遠人章。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爲道也。○誠者自成章。誠實也。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也。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爲二事。非也。○物之終始。物猶事也。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爲。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饑渴章。人能不以饑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爲憂矣。○進德修業章。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修以終之。故可以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斂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放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於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無隱章。夫子之適陳蔡楚。衛諸國。無行而不與二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深則厲。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

當止而不可涉也。○志至氣次。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所至之處。卒徒亦隨之而至也。○王者師節。奠助徽。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後來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言性章。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善有惡。順理而善者。爲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曰古者以利爲本。○孟子末章。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克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知自任也。

康傳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守。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宏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己。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爲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諡康傳。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卽教也。真伊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宏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爲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尙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宋之時。非大學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二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藩臬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執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愀然位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至卽引年致仕。隱於南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傳。又得

涇野後渠以爲之友。墨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真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帙視之。先生奪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內監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卽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壁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陶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旣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羲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然聲氣之元。在黃鐘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十爲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爲十。以便算也。今三吳程路。尙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鐘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鐘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冊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

夏言習爲欺罔。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康綬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親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卽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梃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佑御史浦鏊。俱以救先生。篋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潞水。舟中講學。踰臨清而別。會上造箕臺。大宰熊煥驟諫。上怒。罷煥。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元殿災。上恍惚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諡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詫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論學

天命爲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時當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即是戒慎恐懼之意。爲功夫尙未說到極至處。故又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凜然畏懼。不可少怠。不可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已。而合乎天矣。○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可違。故爲天下之達道。怒與哀中節。皆謂之和。○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爲而已。○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一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復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安言始。夫不安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有定主。豈能至此。如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纔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魯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卽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警省。儼然愧恥。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鑿者日在側視。予動作。有甚厚予攜壺酌以伸問者。後一人來。甚橫逆。予臥於舊門板上。障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僇其處者。蓋令其得罪。以見己薄之爲是。有蘇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爲孟公綽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可見然則孟公綽亦不可輕看。○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未決。其母詣登聞鼓稱寃。順之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此事未爲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未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爲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爲卽爲。當止卽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爲然。○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爲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爲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充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狠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卽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真可畏哉。○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難。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爲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天。俯忤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

而不能察矣。仍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卽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卽萌於此矣。意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反戾。釜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者以慎獨爲貴。○予稟賦粗鄙。動輒乖謬。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堪。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歎哉。尙幸殘生未泯。欲自克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天下萬變。真安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安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弊之妄。全本體之真。全則道本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爲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斫睡。是何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直前爲之。不爲利害所怵。不爲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卻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爲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卽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爲。小惡放過。且可爲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爲柔。刃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餓。又戒之曰。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過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桌。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饑寒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爲歎息者久之。古人以難羣索居爲深戒。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觀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智者自以爲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平生所爲。得失相半。求欲寡過而不可得。幽囚既久。靜中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殘損餘息。血氣漸減。策勵不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愧哉。○早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鷺鳥交飛。不覺襟懷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會稽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癸卯歲冬季十三日書。○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爲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爲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有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予與劉周二公。倚圍牆北向坐。一人解於北牆下。相去甚近。二公訝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瞽人。旋於宋朝之意。蓋謂我無所聞也。○因置一甌。與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已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船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甌之敬慎也。○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髮間白。呼爵相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忽驚寤。予矍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明早當焚香拜謝之。俄而屋脊墜一小甌。塊於臥傍木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晨記。○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三卦制器尙象之義。於廟問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勇武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因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儻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爲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常安受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贊爲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况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鑿者候予有言。日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鑿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咎。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道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爲非所當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一鑿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予出於無心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爲巧語。轉移天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爲。况一有此心。是卽機變之智巧。舉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卽死於此。其人慘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又一鑿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甲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爲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往時一疏。上爲朝廷。下爲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行。整菴贈之以詩。既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菴公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答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簡逼權貴。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爲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記。○癸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拯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二十舉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漢武兩君而已。予應之

曰否。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丹朱又不肖。堯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而在於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願以多欲亂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有昭宣繼之。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爲。適足覆宗絕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啓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閒步園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徹。因思井深不食。爲我心惻。爲之戚然。○大人以治安之時爲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爲治安。皆此人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爲己責者。不可不慎也。己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爲主。辭氣充感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爲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而此則舉筆造詣。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匯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巖之幽。花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也。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既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尙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纏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庸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萬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卷十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語。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知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僞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邪。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知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下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浙中十九人

江右二十七人

南中九人

楚中二人

北方七人

粵閩二八

姚江學案一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爲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貴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

事。改兵部。迨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託被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諒。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處閩不靖。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洲頭諸寇。己卯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還返兵自救。遇於樵舍。三戰俘虜。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燬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儻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入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待病間。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左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凌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濶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特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比有目者所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宏

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宏人矣。告子之外義。豈誠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廷。

許半圭先生璋

許璋字半圭。越之上虞人。純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白袍草履。挾一衾而出。欲訪白沙於嶺南。王司與送之。詩云。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至楚見白沙之門人李承箕。留大巖山中者三時。質疑問難。大巖語之以靜坐觀心。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予不然。嚶嚶虛跡。曰。傍花隨柳者。予不然。罔象無形。求長生不死之根者。予不然。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陽明。養病洞中。惟先生與司與數人相對。危坐忘言。冥契陽明。自紅右歸越。每訪先生。焚爨麥飯。信宿不厭。先生歿。陽明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先生於天文地理。王道孫吳之術。靡不究心。正德中。嘗指乾象謂陽明日。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於興邸。其占之奇中如此。

王黃舉先生文舉

王文舉字司與。號黃舉子。越之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緡。坐待失者歸之。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讀書多自得。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聞者怪之。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陽明將之南轅。先生語其門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聞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其後先生歿。陽明方講良知之學。時多訕之者。歎曰。安得起王司與於九原乎。

語錄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纖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纖拂便去。至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應原忠)已見後方知難。正為此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向泛調停。至先生始一刀截斷。○僕近時與友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

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途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廣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與黃宗賢。誠無爲。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即從此發露者。故謂之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藏。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與王純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先生恢復心體。一齊俱了。真大有功於聖門。與孟子性善之說同。）○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矣。（答王某。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離學問思辨行。則與朱子之說何異。乃又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未免自相齟齬。未知孰是。）○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幾導引。因事啓沃。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則爲力易而收效博。○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擲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元靜。）○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理。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卻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即是儒釋分途處。）○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真一切真。（與薛尚謙。識得第一義。即遷善改過。皆第一義。）○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爲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返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

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庵。整庵有答先生書云。前三物爲物三。後三物爲物一。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散而爲兩。散而爲萬。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心者。其亦可謂窮理乎。○與夏敦夫。朱泗淵源。原是如此。得會子發明。更是樸實頭地。會子就誠處指點。先生就明處指點。一而已矣。○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也。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與定性書相爲表裏。○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與陸元靜。良知之智。實自惻隱之仁來。○妄心者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則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

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然欲爲此者。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景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不同。○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君子之所謂敬畏。非有所恐懼憂患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樂。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懼。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樂矣。是樂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最足發明宋儒主敬之說。(與舒國用)○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則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是寂然不動。原是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如此方與不思善惡之說迥異。答周道通)○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卽是氣。氣卽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謹獨卽是致良知。(與黃勉之)○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如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

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無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淒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所謂頭腦是良知二字。）○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幾。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以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者。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之耶。武之不葬。而與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與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與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其良知。以精察義理。

於此心感通酬酢之間。願欲懸空討論此等常變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良知之說。只說得個卽心卽理。卽知卽行。更無別法。）○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一部禮經。皆如此看。）○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自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古今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砥礪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仁之不肖。蓋亦常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假佞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勞心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刷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底極乎。（只一僞字。是神奸攸伏處。以先生之善變也。經如許鍛鍊。而渣滓未盡。猶然大費力如此。）○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答季明德。）○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比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會積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功實地。（答聶文蔚）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然。）○良知

只是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華。此是先生的派明道處。○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宗賢。○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又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物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如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庵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潛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豈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答徐成之。○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真切。(寄安福諸同志。簡易真切是良知二字做手法。)

傳習錄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曾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處。癸必晚年定論。○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

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至善本在吾心。賴先生恢復。）○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爲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仁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解思惟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即說兩個亦不好。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不得甚事。只是閒說話。（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個心去惡。此是先生洞見心體處。既不是又立個心去好惡。則決不是起個意去好惡可知。固知意不可以起誠言也。）○愛問格物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以心之所發言。意之所在言物。則心有未發之時。卻如何格物。即請以前好惡之說參之。）○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既云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知是心之本體。蓋知只是知善知惡。知善知惡。正是心之至善處。既謂之良知。決

然私意障礙不得。常人亦與聖人同。○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理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愚按曰。仁爲先生入室弟子。所記語錄。具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體。然未嘗離事物。又曰卽盡乎天理之極處。則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但先生提得頭腦清楚耳。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陸澄記。○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伊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伊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先生又說個克己。卽存理去欲之別名。○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斲斷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問甯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只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靠著甯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定者。心之

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此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眞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閒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耳。○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只爲本無前後際故也。先生頗主程子說。○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著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是先生定論。先生他日每言意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云云。余竊轉一語。曰。意不在於事親時。是篤物。先生又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云云。先生旣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有正修工夫。只因將意字看作已發。故工夫不盡。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意是已發。心是未發。身又是已發。先生每譏宋儒支離而躬蹈之。千載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問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幹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幹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能謂之仁。○只此便可勘佛氏之學。○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卻似未當

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做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熾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棺未無復有金矣（薛侃記）

○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可會有善惡之分子欲看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既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者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矣曰如此又是作惡作好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著一分意思即是不會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先生之言自是端的與天全證道之說迥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何如曰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心并無動靜可言必不得已可說動可以見體靜可以見用）○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正之間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既戒懼即是知己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忽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戒懼不是念可言是思思只在思誠思是心之本官思而動於欲爲念故念當除而思不可除後人專喜言無思至於念則以爲是心之妙用不可除是倒說了他只要除理障耳）○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本誠意反在格物之前矣曰大學工

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在格致。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既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真是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先生疏大學。惟此段最端的無病。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若意字看得分曉。不必說正心。更有工夫矣。)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楷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學時專一。卽是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上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曷也。(何須更起念頭。是聖學入微真消息。他日卻曰實無無念時。只是要正念如講論時。便起不得在內照管的念。則講論時。不知又可起得個事親的意否。)

○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知。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你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先生每以念字與意字合說。恐念與意終有別。)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此是獨體正當處。被先生一口打併出。)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博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牆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牆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黃直記。)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此是先生斷教。頓不廢斷。)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令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會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時我立言宗旨。(如此說知行合一。真是絲絲見血。先生之學。真切乃爾。後人何會會得。)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

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說名物象數。也拈出天理二字。先生之學。自是勺水不偏。）○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卻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卽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是莫掩矣。（天理二字。是儒門得分家當。釋氏空之。雖靜時也做不得主。）○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佛氏不著相。其實著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著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會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先生於佛氏一言。而內外夾攻。更無剩義。）○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索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又舉天理二字。如此方真是讀書。亦便是真格物處。朱子以讀書爲格物窮理之要。與先生語不無差別。）○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會用功夫。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模樣。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只要常常做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言立志。曰。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錢德洪記。）○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語端的良知。常發而常斂。便是獨體真消息。若一向在發用處求良知。便入情識窠臼去。然先生指點人處。都在發用上說。只要人知是知非上。轉個爲善去惡路頭。正是良工苦心也。）○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

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對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是辨三教異同。大頭腦處。可見惟吾儒方擔得虛無二字起。二氏不與也。○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作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世間豈有離事之心。佛氏一差。故百差。今謂佛氏心不差。而事差。便是調停之說。○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是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只爲性體原是萬物一源。故如人參溫能補人。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大黃苦能瀉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如何無良知。又如人參能退邪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大黃能順陰氣。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既是自然的條理。則不如此。便自勉然的。更何條理。所以佛氏一切胡亂。只得粉碎虛空。歸之體。○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獨知原是如此。○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大徹大悟。蒙又爲先生轉一語。曰。先生言致良知。以格物便是先天。而天弗違。先生言格物。以致其良知。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

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人生一時難不得七情。七情即良知之魄。若謂良知在七情之外。則七情又從何處來。）○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甕。其流必歸於文過。（直須向前一步。）○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良知無過不及。知得過不及的是良知。）○慈湖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見上了。○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尙有些子鄉願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讀此方知先生晚年真面目。我輩如何容易打過關捩子也。然向後正大有事在。）所謂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此正是吾良心知處。○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掃應對。曰。洒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只教去洒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鸞。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我這裏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問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云心即理。曰。在物爲理。在心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是也。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理。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爲。要求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真。○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性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自相遠了。（黃以方記。此是先生道性善處。）○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供與佞中論學。德供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佞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供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於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臺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

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得。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王畿天泉證道記。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怪哉。四無之論。先生當於何處作答。卻又有上根下根之說。謂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功夫。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功夫。又豈大學八目一貫之旨。又曰。其次且教在意念上。著實用爲善去惡功夫。久之心體自明。蒙謂纔著念時。便非本體。人若只在念起念滅上用功夫。一世合不上本體。所謂南轅而北轍也。先生解大學。於意字原看不清楚。所以於四條目處。未免架屋疊牀。至此及門之士。一再摹之。益失本色矣。先生他日有言曰。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此是定論。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蒙因爲龍谿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感。吾越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璣。字廷潤。號粟齋。初師王司典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爲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租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古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衆。夏醇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岐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

御史以傳習錄為規範。董天真之役。聞人銓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即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四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煙沒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克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供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庵先生錦

布衣董蘿石先生燧（附子毅）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祚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休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朴

教諭胡今山先生齡

浙中王門學案一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疾歸皆非。）先生為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即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為之駢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日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爵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數日。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為學的。紅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

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憫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鶴空立籠單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大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審澆疏。故水水在培審其根。澆疏其源。根感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即培審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澆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抉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邵思抑) ○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未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袪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來) ○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枝心生焉。枝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戾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汚辱咒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應感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乎宜否也。(宜齋序) ○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未流涉曠。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始終歧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王承吉) ○巖形方外高幾百丈。內石骨空虛。圓洞徹天地。端若立甌。二洞門。自東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觀月自牖生。行漸入。光漸長。至門內限。光半當上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巖以月名本此。躡屩自幼日遊其間。因悟太極之理。(月巖記)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

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終身可見矣。而坦坦然適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優復作也。曷世之病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欲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以虛見。且自誣也。（贈薛尚謙）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克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二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妯溪返。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感事也。橫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克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泮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起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譚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塘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肯綮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陞西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泮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聘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供

錢德供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爲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聞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矣。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爲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繪選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召武定侯郭勛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勛錦衣獄。轉送刑部。勛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勅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爲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勛未衰。特因事稍

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勦死。始得出獄。九廟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曆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輿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弊。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即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爲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庵之主靜。此固陽明之真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屈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庵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卽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天地間只此靈竅。在造化統體而言。謂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謂之良知。惟是靈竅。至微不可見。至著不可掩。使此心積凝純固。常如對越神明之時。則真機活潑。上下昭格。何可掩得。若一念厭斁。卽恍惚散漫矣。○戒懼卽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工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思慮是人心生機。無一息可停。但此心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有條理。造化只是主宰常定。故四時日月往來自不紛亂。○充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卽。故曰無極。太極之運無迹。而陰陽之行有斷。故自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以至庶物露生。極其萬而無窮焉。是順其往而數之。故曰數往者順。自萬物推本太極。以至於無極。逆其所從來而知之。故曰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蓋示人以無聲無臭之源也。○

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個性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吾性體。澹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著性體之見。將心與言氣。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工夫。不論心之動不動。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欲於心。自然俯仰無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為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捷。乃直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不動矣。○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便功利嗜好。技能聞見。一切意必固我。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卻至善本體。始不得止。須將此等習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聖人於紛紛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即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即爲虛靈之障矣。故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即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微。止於至善而已矣。○除卻好惡。更有甚心體。除卻元亨利貞。更於何處覓太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時刻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認平旦之氣。只認虛明光景。所以無用功處。認得時。種種皆實際矣。○春夏秋冬。在天道者。無一刻不停。喜怒哀樂。在人心者。亦無一時息。千感萬應。莫知端倪。此體寂然。未嘗染著於物。雖曰發而實無所發也。所以既謂之中。又謂之和。實非有兩截事。致中和工夫。全在慎獨。所謂隱微顯見。已是指出中和本體。故慎獨即是致中和。○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己。○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不。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自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真性流形。莫非自然。稍一起意。卽如太虛中忽作雲翳。此不起意之教。不爲不盡。但質美者習累未深。一與指示。全體廓然。習累既深之人。不指誠意實功。而一切禁其起意。是又使人以意見承也。久假不歸。卽認意見作本體。欲根竊發。復以意見蓋之。終日兀兀。守此虛見。而於人情物理。常若有二。將流行活潑之真機。反養成一種不恰不俐之心也。慈湖欲人領悟太速。遂將洗心正心。愈忿望愈等語。俱謂非聖人之言。是特以宗廟百官爲到家之人指說。而不知在道之人。向涉程途也。○去惡必窮其根。爲善不居其有。格物之則也。然非究極本體止於至善之學也。善惡之機。縱其生滅相尋於無窮。是藏其根而惡其萌蘖之生。濁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也。是以知善知惡爲知之極。而不知良知之體。本無善惡也。有爲有

去之爲功。而不知究極本體。施功於無爲。乃真功也。正念無念。正念之念。本體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問胸中擾擾。必猛加澄定。方得漸清。曰。此是見上轉有事時。此知著在事上。事過。此知又著在虛上。動靜二見。不得成片。若透得此心。徹底無欲。雖終日應酬百務。本體上如何加得一毫。事了即休。一過無迹。本體上又何減得一毫。○問致知存乎心悟。曰。靈通妙覺。不離於人倫事物之中。在人實體而得之耳。是之爲心悟。世之學者。謂斯道神奇。竊密藏機。隱察使人渺茫恍惚。無入頭處。固非真性之悟。若一聞良知。遂影響承受。不思極深研幾。以究透真體。是又得爲心悟乎。○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睹不聞而入。但纔說不睹不聞。即著不睹不聞之見矣。今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卻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卻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安自滄。○先師在越。甘泉官留都。移書辨正良知天理同異。先師不答。曰。此須合併數月。無意中因事指發。必有沛然融釋處耳。若恃筆札。徒起爭端。先師起征思田。沒於南安。終不得對語。以究大同之旨。此亦千古遺恨也。予於戊申年冬。乞先君墓銘。往見公於增城。公曰。良知不由學慮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遊先生之門者。皆曰。良知無事學慮。任其意智而爲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覺矣。猶可謂之良知乎。所謂致知者。推極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遊先生門者。乃云。只依良知。無非至道。而致之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縱情恣肆。尙自信爲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予起而謝曰。公之教是也。公請予言。予曰。公勿助勿忘之訓。可謂苦心。曰。云何苦心。曰。道體自然。無容強索。今欲矜持操執。以求必得。則本體之上。無容有加。加此一念。病於助矣。然欲全體放下。若見自然。久之則又疑於忘焉。今之工夫。既不助。又不忘。常見此體參前倚衡。活潑呈露。此正天然自得之機也。蓋欲揭此體以示人。誠難著辭。故曰苦心。公乃瞿然顧予曰。吾子相別十年。猶如常聚一堂。予又曰。昔先師別公詩。有無欲見真體。忘助當非功之句。當時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求見此體不得。注目所視。傾耳所聽。心心相持。不勝束縛。或時少舒。反覺視明聽聰。中無罣礙。乃疑忘可以謂道。及久之。散漫無歸。漸淪於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未可爲功也。無欲真體乃見。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活潑潑地。非真無欲。可以臻此。公慨然謂諸友曰。我輩朋友。誰肯究心及此。蔣道林示時習講義。公曰。後世學問。不在性情上求。終身勞苦。不知所學何事。比如作一詩。只見性情不見詩。是爲好詩。作一文字。只見性情不見文字。是爲好文字。君不是性情上學。波神瘁思。終身無得。安得悅樂。又安得無懼。○人只有一道心。天命流行。不動纖毫聲臭。是之爲微。纔動聲臭。便雜以人矣。然其中有多少不安處。故曰危。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學者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處守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

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慮。便是致吝之端。○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真體常寂。此誠意之極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卽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既沒。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禮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雍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至純而無雜者。性之本體也。兢兢恐恐有事勿忘者。復性之功也。有事勿忘。而不見真體之活潑焉。強制之勞也。恍見本體。而不加有事之功焉。虛狂之見也。故有事非功也。性之不容自己也。活潑非見也。性之不加一物也。○心之本體。純粹無雜。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卽至善也。心無體。以知爲體。無知卽無心也。知無體。以感應之是非爲體。無是非。卽無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之事也。而知則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則也。意有動靜。此知之體。不因意之動靜有明暗也。物有去來。此知之體。不因物之去來爲有無也。性體流行。自然無息。通晝夜之道而知也。心之神明。本無方體。欲放則放。欲止則止。放可能也。止亦可能也。然皆非本體之自然也。何也。意見使之也。君子之學。必事於無欲。無欲則不必言止。而心不動。○毋求諸已放之心。求諸心之未放焉爾已。夫心之體。性也。性不可離。又烏得而放也。放之云者。馳於物焉已爾。

論學書

良知天理。原非二義。以心之靈虛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之理。靈虛昭察。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良。文理條析。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天。然。曰靈虛昭察。則所謂昭察者。卽文理條析之謂也。靈虛昭察之中。而條理不著。固非所以爲良知。而靈虛昭察之中。復求所謂條理。則亦非所謂天理矣。今日良知不用天理。則知爲空知。是疑以虛空空寂視良知。而又似以襲取外索爲天理矣。恐非兩家立言之旨也。(上甘泉)○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踈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是自可見。(覆王龍溪)○人生與世情相

感。如魚遊於水。隨處逼塞。更無空隙處。波蕩亦從此心起。此心無所牽累。雖日與人情事變相接。真如自在。順應無滯。更無波蕩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若此心不免留戀物情。雖兀坐虛齋。不露風線。而百念自來熬煎。無容逃避。今之學者。纔遇事來。便苦攪擾。便思靜處。及到靜處。胸中攪擾猶昔。此正不思動與不動。只在自心。不在事上。揀擇致知格物工夫。只須於事上識取。本心可見。心事非二。內外兩忘。非離卻事物。又有學問可言也。（答傅少崖）○吾心本與民物同體。此是位育之根。除卻應酬。更無本體。失卻本體。便非應酬。苟於應酬之中。隨事隨地。不失此體。眼前大地。何處非黃金。若厭卻應酬。必欲去覓山中。養成一個枯寂。恐以黃金反混作頑鐵矣。（覆龍溪）○龍溪之見。伶俐直截。泥工夫於生滅者。聞其言自當省發。但礙於見上。覺有著處。開口論說。千轉百折。不出己意。便覺於人言。尙有漏落耳。執事之著。多在過思。過思則想像亦足以蔽道。（與季彭山）○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覺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爲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瞋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滅削則已盡矣。（獄中寄龍溪）○夫鏡物也。故斑垢駁雜。得積於上。而可以先加磨去之功。吾心良知。虛靈也。虛靈非物也。非物。則斑垢駁雜。停於吾心何所。則磨之之功。又於何所乎。今所指吾心之斑垢駁雜者。非氣拘物蔽而言乎。既曰氣拘物蔽。則吾心之斑垢駁雜。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而今之致知也。則將於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之功。則夫所謂致之之功者。又將何所施耶。（答聶雙江）○人爲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矣。又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皆知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赤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觀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落入於納交與譽之私矣。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乍見之初心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爲先有乎善者立言也。因時設法。不得已

之辭焉耳。(復揚斛山)○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繁冗中。益見奮揚。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老師遺命。相取爲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彈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肯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肯自磨礱。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任。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羣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與張浮峯)○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默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即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喫飯。即是盡心至命之功。(與陳兩湖)○先師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雙江即謂良知本無善惡。未發寂然之體也。養此則物自格矣。今隨其感物之際。而後加格物之功。是迷其體以索用。濁其源以澄流。功夫已落第二義。論則善矣。殊不知未發寂然之體。未嘗離家國天下之感。而別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國天下之感之中。而未發寂然者在焉耳。此格物爲致知之實功。通寂感體用而無間。盡性之學也。(復周羅山)○人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此先師之言。爲註中庸者說也。註中庸者。謂未發之中。人皆有之。至發時而後有不中節。曰。此未知未發之中也。未發之中。譬若鏡體之明。豈有鏡體既明。而又有照物不當者乎。此言未爲不確。然實未嘗使學者先求未發之中而養之也。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覓耶。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久之則養成一種枯寂之病。認虛景爲實得。擬知見爲性真。誠可慨也。故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見。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復何吉陽)○覺即是善。不覺即是利。雞鳴而醒。目即見物。耳即聽物。心思即思物。無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恍惚因應。若有若無。故遇觸即動。物過即留。雖已覺醒。猶爲夢晝。見性之人。真機明察。一醒即覺。少過不及。覺早反亟。明透之人。無醒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心思睿知。於遇無觸。於物無滯。善利之辨。此爲未知學者分辨界頭。良知既得。又何擬議於想像之間乎。(與寧國諸友)○古人以無欲言微道心者。無欲之心也。研幾之功。只一無欲。而真體自著。更不於念上作有無之見也。(答念菴)○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答念菴)○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師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投水石於烈焰之中。一時解化。纖滓不留。此亦千古之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答念菴)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願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偏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請賢外任。先生亦再疏乞休。予告。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途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實之。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抉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唯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日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豈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祇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證。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行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讀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既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握。以心息

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谿。以爲學術之感。衰因之。慈湖伏象山之彌。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今人講學。以神明爲極精。開口便說性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庸。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意見盤桓。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生機。了不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是定力。○朋友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功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功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外。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矣。(以上冲元會紀) ○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 ○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維揚晤語) ○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復陽堂會語) ○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功夫。轉覺繁難。顏子先天之學也。原憲後天之學也。○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踐卻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乾元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有凶有咎。皆起於倡。(以上三山麗澤錄)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臨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礦。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錙銖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憫隱。見啼號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冗空。

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難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循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滄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峴臺會語）○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渴不下，今既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辨。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語）○念菴謂世間無有見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虛見附和之輩，未爲不可。若必以見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未免矯枉之過。會謂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松原語話）○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殺棘，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卻視聽之用，而且泯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瞶者幾希。（宛陵會語）○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卽是安排。○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獨）○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懲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古人說凝命凝道，真機透露卽是凝，若真心透露，未有個凝的工夫，便是放空守寂。○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之九，鳩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讓者十之五，鳩臚以後，讓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致良知，是從

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問聞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自無此病。○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立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張子太和篇。向未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問應物了卽一返照何如。曰。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卽照。何更索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水西會語。○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武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答汪南明。○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空寂。而未嘗靜也。○答吳中淮。○良知是天然之靈機。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豐城答問。○劉猶泉曰。人之生。有性有命。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爲學。先生曰。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卽是主宰。卽是流行。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卽是二用。二卽支離。到底不能歸一。○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非自然。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遠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揚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林退齋。○耿楚侗曰。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脈。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脈。晉梁而下。佛老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脈。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爲兩事。故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於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脈。皆是因時立教。先生曰。良知是以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卽是仁。知之斷制處卽是義。知之節文處卽是禮。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尤爲簡易。○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

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良知本體。原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著靜。均之爲不得所養。(以上東遊會語)○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他。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尙未薄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若到毀譽利害真境相逼。尙未免有動。他卻將動處。亦把作真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即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點。功夫尙隔一塵。○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且晝格亡。便是致知。蓋聖學原是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假如不忍殺鯨。怵惕入井。不屑嘍噉。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不忍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窺孔孟宗傳之旨矣。○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褻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卻。皆忿也。慾望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過於已然。念上是制於未然。慾心愈。空心愈。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此精神助益之也。(以上龍華會紀)○耿楚侗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乍見種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纒纒和納。交要響惡聲意思。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良知凝聚處謂之月窟。一姤一復。如環無

端。○有問近溪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問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情反於性。謂之還丹。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斷而入。亦補小學一段功夫。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籠統承當。無入悟之機。○答楚侗。此可見二溪學問不同。近溪入於禪。龍溪則兼乎老。皆有調息法。○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書同心冊。○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卽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卽所謂悟也。○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待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雲門問答。○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善。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尹洞山舉陽明語。莊渠心常動之說。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轅。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因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問天根與石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石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公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南遊會紀。○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

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以上華陽會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應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爲物。意到動處。意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欲也。物從意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爲理。則爲大過。訓物爲欲。則爲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會語。）○鄧定宇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禮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向承教識。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尙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事事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尙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定宇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卽此便是真種子。而習氣所牽。未免落在第二義。（龍南會語。）○良知之主宰。卽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卽所謂氣。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易測。）○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爲虛妄。等生死爲電泡。自成自住。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殉物。掉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聲容。固不以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壤坦坦。不爲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偏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伏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訟。）○昔有人論學。謂須希天。一士人從旁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希土。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願且希土。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

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水西別言)○良知靈明。原是无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即爲養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是功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良知之障。(魯江別言)○宏正間。京師倡爲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先師更相倡和。既而棄去。社中人相與惜之。先師笑曰。使學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爲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非第一等德業乎。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傍人門戶。比量揣摩。皆小技也。(會舜徵別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爲鬼神窺破。非退藏密機。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觀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讚逆順。不入於心。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萬履菴漫語)○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撥。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練習。以歸於玄。譬之真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練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覺川別語)○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尙是典要揆排。與變動周流之旨。還隔幾重公案。(示丁惟寅)○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還。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萬思默問見種子入井。怵惕惻隱。則必狂奔盡氣。運謀設法以拯救之。分明已起思慮。安得謂之未起。曰。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卽爲轉念。方是起了。○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著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不是真性流行。真性流行。始見天則。○良知知是非。其實無是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樞密運。與天同遊。若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先師遺墨)○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性命合一說)○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脈也。堯舜之生知

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安。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安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勉。（致知難易解。）○念有二義。今心爲念。是爲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爲念。是爲將迎心。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爲見在之心。則念爲見在之念。知爲見在之知。而物爲見在之物。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念堂說。）○人之所以爲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爲氣之主宰。氣爲神之流行。神爲性。氣爲命。良知者神氣之真。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吳同泰說。）○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用致知之功。以時保此心。徒認見成虛見。而謂卽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壽念菴）

論學書

良知無分於已發未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此子。便爲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之地。不可以分內外者也。若謂功夫只是致知。而格物無功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絕物。便是二氏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吾人一身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著。便落支離矣。（答聶雙江。）○格物是致知下手實地。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同上）○文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易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大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豈可以先後論哉。○慈湖不起。意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妄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無意無必。非慈湖所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卻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

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答彭山龍鏡書）○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若謂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答萬履菴）○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為詭。口周孔而行商賈。是之為僞。僞詭與僞之過。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為蔽。行此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行。是之為畫。（與潘水簾）○當萬欲騰佛之中。若肯反詰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答茅治卿）○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猶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卻主宰。若曰。吾惟於此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且道孩提精神。會有著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會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物在於致知矣。（答念菴）○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尙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同上）○未發之中。是大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是知非。原是無是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為從無是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於惛惛懂懂也。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個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答耿楚侗）○近溪解離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為好惡馳逐。卻將此體涵泳夷猶。率為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為實際。縱使實見。亦只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些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與馮緯川）○真見本體之真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莫不得其不容自己之生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勉強操勵。自信以為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答吳悟齋）○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轉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同上）○我朝理學開端。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與顏冲宇）○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无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若謂

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卻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萬欲紛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謂慎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掃蕩欲根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答供覺山。○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答王鯉湖。○矯情鎮物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與荆川。○意見攙入用事眼前自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時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答譚二華。○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與趙麟陽。○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元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卷十三 浙中王門學案三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甯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劾之入闕。先生曰。是之爲不知務。不應召。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嗣。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后。○壽節。不宜殺於輿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請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益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鄭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劾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典。○名文轅。○其後師事陽明。先生

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論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氣之降爲陰。以至於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卽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爲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容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鶴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爲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爲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嘗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無所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先生憫學者之空疏。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善法別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爲羲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爲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推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騷牝三千。與爾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善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右四則右必三。既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居家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說理會編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先儒謂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時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氣不散。時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卽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畫之知。主宰之應於外也。雖當紛擾。而一真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卽覺。此唯陽陰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

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揚若。何以能順。舍揚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揚若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則天爲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適其則。烏得謂之順哉。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正恐懼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著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蟲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爲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健。則爲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於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餘年凶。胎卵殞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爲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爲氣所乘。則雖天之天。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爲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爲義矣。仁義者。卽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己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離。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墮則浮沈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佛老之學。於義不精。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尙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爲。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爲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爲。不亦太簡乎。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卽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卽言龍之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說。正由不知此耳。○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聖。猶孜孜塵塵。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自聞上做。不自聞。蓋人所知處最微之處也。微則不爲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卽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爲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言用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

流出。不假人爲。然謂之中。則卽是勉。謂之得。則卽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卽此是矣。舍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愆於理義之正者。其入於佛老無疑矣。○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性則仁義。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爲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卽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卽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卽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卽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爲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己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閑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卻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卽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審而著其審。雖點簡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遑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也。○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綰）亦與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筯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既而隱筯掉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牽也。○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獨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爲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爲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則所知者卽是行。所行者卽是知也。○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卽天理之節文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第。烏得爲文。故自本體而言。則以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物在我矣。物之所感。但見其象。往邇來續。不滯於心。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爲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卽爲外物。而吾心

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爲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過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撻節處。勢重則偏勝。卽爲黨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著一毫將就。卽自欺而爲惡矣。過之發端處。譎然莫能遏。卽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卽此而在矣。○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大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玄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玄黃。○良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爲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爲惡則凶。凶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爲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覆轍耶。

尙書黃久庵先生館

黃縮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瓚璉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尙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間住還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尙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歿。桂萼齟齬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錯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察之交。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淒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羲易。象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輻。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感乎良。以闢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立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僖也。亦降之爲列國。春秋

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卽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爲經。無乃以草竊者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爲證。而爲左氏所云風有采繫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卽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程泰之所不敢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一峯以傾蘧菴。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比因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紛之議耳。

卷十四 浙中王門學案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傳

董饒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紅糊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鬻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泰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贖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襤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抵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之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爲禪學乎。

日省錄（董蘿石）

凡事多著一分意思不得。多著一分意思。便涉於私矣。○雲嘗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異日會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忍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今人只是說性。故有異同之論。若見性更無異同之可言。

求心錄

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卽是任理。○千病萬痛。從妄想生。故善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致知。○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無矣。○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思皆吾心之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別。皆是大虛。大虛非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爲。亦何從而見之也。○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卽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人先厭我矣。○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心無所希。名之曰道。○見性是性。○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共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爲體。舍萬象無大虛。舍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爲物。合之則爲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良背行庭之義也。○費處卽是隱。不作體用看。○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碧里疑存

震澤語錄。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陳齊之有詩云。閑花落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所謂道體卽是仁也。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獨。慎獨而還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磐石。亦不舍晝夜矣。豈必川哉。○事之所以前知者。蓋前後時耳。而理無前後。萬古而上。千世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昧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則有所倚。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便近於知。不如不知之愈也。○胡大常秀夫。因闕大成樂。始悟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蓋樂按一聲。八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未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翕如。又要純如。又要嫩如。又要擊如。又必自金以斷而至石。所以爲難。條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澁而間斷。謂之鐸如。若先擊鐸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况鐸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是祝啟

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論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論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安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以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論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發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適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警瞽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論也。陽明知永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宏治乙丑進士。授鏡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榔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參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因獸不可急。會選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繫。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承例。在曹中薦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側圓海鏡。弧天算術。授時歷撮要。皆其所著也。嘗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錄。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論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

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窮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清楚。則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橛。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殫制。繼嗣者王莽。傲讓。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揚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戊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與萬鹿園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真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真學。學而真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真僞處省察。學問懈弛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諭以僕爲格物者。意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爲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己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處乃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知。故格致卽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原本。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子兄弟爲意。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知之所向爲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爲格物。不過其知之爲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爲誠意。達之天下無不然而之爲仁義爲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又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

直截。今願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答林子仁書（名春心齋弟子也）

來論謂此心之中。無欲即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尙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即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斷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

中丞張浮峰先生元仲

張元仲字叔謙。號浮峰。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揚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

諷諫。上不悅也。曾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歷間贈禮部尚書。謚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來教謂本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真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義入神。未足以與此也。○天下事。過則有害。用擇非不善也。過多則溺。其爲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爲善。而任心自是者。皆用擇之溺者也。故易曰。尙於中行。爲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鷄鳴而起。以至嚮海宴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語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爲務外爲人之規爾。○大抵學問只是一真。天之生人。其理本真。有不真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真以反其初。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暖。真心略無文飾。但求是當。纔不是說影。纔不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爲解悟合一。若信得比過。卽是致知。卽是慎獨。卽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真心。亦不免於說影拜精矣。○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己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己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江蘇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歷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固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以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子。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侗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恍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贊不肯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贊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贊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錯鍾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斷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友聲編

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著。惟是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卽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耳。○問存順歿寧。寧與不寧何別哉。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愧怍。爾身有生。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索之茫茫乎。若曰寧與不寧。靡有分別。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何取於茅茨土墼。疏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相徂矣。善惡不同。但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爲愉快。此中樞机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樞机可磨滅乎。○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僻。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盡心必證之聖人。○至善者。吾人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行也。○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與天下相交。此所以用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然之知能。高不參以意見。而求異。卑不入以貪慾。而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爲善。而務遷之。未能則爲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道。所以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蘆水云。公以求仁爲宗旨。以學爲實功。以孔氏爲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煩。又不違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爲學。故必以學爲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敏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厥修乃來。道積於厥躬。蓋真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爲莊周。其學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髮膚骨髓。知識運動。是人所爲生也。而髮膚骨髓。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外此而富貴則爲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髮膚骨髓。知識運動者。爲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於髮膚骨髓。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髓。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蘭遊錄語

學無多歧。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爲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分毫。高

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聲色。卑者或溺於淫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爲合其本然。乃見天則。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如執定不信生死既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生既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於天地耶。○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流貫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滯塞之病。○學者多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物。正是要印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叫做學問思辨。○問先生既不非生死之說。何以專主之。而曰性曰學。何也。曰率性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淺深原無兩起。卽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內合外之道。此日用尋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爲。天則自在。故謂之淵淵其淵。於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有本然。執之反滯。是謂知識之害。○置置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卽吾輩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神和適不滯。是卽所謂德義也。德義己所自有也。得己者得其心也。○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別。希聖希賢。由人自願。可見造化待人甚厚。人何不思仰承天意耶。○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不著實切磋。別後便有餘憾。存順殺寧。亦復如是。○問何謂之天下之大本。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答。孩子叫苦欲絕。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裙隨之而歸。終不忍舍。是非天下之大本乎。○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卽如吾輩在舟中。一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會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是治水之事。分毫無與。○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問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靜坐。坐是一段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且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會講。能趨朝能治事。卻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參。吾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自無始概之人生。百年如一息。自萬有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自己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耶。○孔門之求仁。卽堯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者。故專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爲一原。凝於沖漠無朕。而

生意盎然。侔盜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迥出塵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不學不慮。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干霧之木。仍是萌芽時。生意原未會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真不爲庸人。則爲小人已矣。○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羣動既息。天籟自鳴。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循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隳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即使舉世皆亂。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赤手可扶元氣。○立志既真。貴在發腳不差。發腳一差。終罔走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溷於事。學人誠能深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爲色。轉。卽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爲聲。轉。卽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爲事。轉。卽出此法塵世界。雖曰戴天履地。友人羣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拚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卷十五 浙中王門學案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敘。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論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輪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買。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大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結。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

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轉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規。識有勳王師十萬。嚮壓蠻陬。其他利弊。盡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倏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爲此輩未會發心爲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干聖經給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之發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卽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物。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論蜂虻。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卻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卻大洲。何言大洲降卻鹿園也。咸南元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元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鹿園語要

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爲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知鳥飛空。空無鳥跡。日月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礙識。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雞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旨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癡狂竟何爲。徵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奉此性。無爲亦在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卽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爲天下善。曰惟聖者師。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

運艱難。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
弁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歷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
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
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
獨見其真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論學書

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爲不息
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加增粧綴者。然琢磨非頓養。感具積有嚙鐵之志。乃能有立。
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
心。隨手拈來盡是矣。(與江少峯)

文集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
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
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
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踊哀素之等。俎豆璧帛
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欽。皆
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
感與應者。旣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
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
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
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
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象山集序)○天命流行。物與
無妄。在天爲不已之命。而在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淳公之沒。而聖人之學不
傳。沉酣傳註。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爲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
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敏

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歧端在於此。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謫，不恤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授其本有，皆能脫屣解繫，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為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為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粧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覓其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佈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櫓莫放，碇纜無容，然後視柁力之強弱以為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卽聖為虛無，游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玄冥之見，而外以逃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卽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載同異，雖黃以為長，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傳習錄序）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牘

張元牘字子盡，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嶺，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寃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歷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為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鑿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走奔臨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齋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二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聞龍溪欲彈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為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恃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為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為格物，則其認真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

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箒。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不二齋論學書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翕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遂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寄張洪陽）○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爲下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而求其合。所謂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爲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辯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爲下學。忘物爲上達。是二之矣。（答田文學）○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爲。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爲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謬之也。（以下寄馮韓川）○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不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周子曰。幾善惡。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功爲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爲不犯手工夫。然豈易言哉。此心卽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爲惓惓也。○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著一防字。卽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爲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爲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韓氏以心爲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爲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心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揚復所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功夫。

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羅近溪。）○仁之爲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查毅齋。）○近世談學者。但知良知。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爲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爲天機。以情識爲智慧。自以爲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爲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卽此是獨。卽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卽是慎獨。卽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爲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歧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兄之言而反覆之。知則無窮。知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若云有定。不爲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無窮。則將舍規而爲圓。舍矩而爲方乎。（與許敬菴。）○兄嘗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會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論。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答周海門。）○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卽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卽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爲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此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與毛文學。）○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真路頭。世

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定宇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爲其覺而能改也。非爲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爲是也。（秋遊記。）○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駭人之聽耶。定宇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真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真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爲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爲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真如。而況於天地乎。定宇曰。學在識真。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同上。）○嘗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真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志學錄。下皆同。）○吾邑蕭靜菴曰。目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蒔一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爲也。○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垂樹木者。艾其枝葉。則其本盛矣。善爲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費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豈不至易至簡乎。○顏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卻於博文約禮用功夫。功夫既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追尋之爲非也。○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心之無時如此。身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意之所注。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教諭胡今山先生論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益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卽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檢甚密。陽明沒。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說。駁駁立爲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真。眞所謂眞骨血也。吾黨慧者論證悟。傑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證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爲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爲自然也。龍惕而不恰於自然。則爲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爲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卽寂卽寂。卽寂卽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

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腳矣。宋儒學尙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尙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爲的。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別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爲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爲五。曰心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爲主。晚年造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會顏。一級。文成明密。學幾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會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慎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恩貢就華亭訓導。監崇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附子善) 孫德涵 德煇 德泳)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真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宏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大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大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蘆簾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臆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紱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齋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江右王門學案一

文莊鄉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震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論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可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猶言君臣交儆之義。盜落職。閒住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歛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辨卻戒慎恐懼。無從覓性。辨卻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工夫。以感應用處爲効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說。不失其傳者。不得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詹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供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供甫工夫。此與龍溪天泉證道說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戴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卽四有四句。亦是緒

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論陽明者。豈亦有考於先生之記乎。子箴孫德涵德

傳德源。箴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著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傳慎所劉畏所先後誣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爲一黨。以河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鑄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爲何人。問學於耿楚侏。楚侏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旦豁然。忽若天淵。洞徹本真。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學論於文莊之教。無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傳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揜關宴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彼非四聖之易。而霄壤自然之易。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霍文炳之故居。文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贖。門生爲之贖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

德泳號盛水。萬歷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南道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既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爲定論也。

東廓論學書

向來起滅之意。尙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礙。有所滯礙。播而決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與君亮伯光。)○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尙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役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礙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復夏毅夫。)○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龜兔望塵。靈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龜兔之功爲

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己百己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怒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聶雙江)○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夫婦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與鮑復之)○古入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濼批迷目。天地爲之易位矣。(答周順之)○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即是性分。即是禮文。又何偏內偏外之患乎。若歧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已不識敬。何以語聖學之中正乎。(與方時勉)○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怠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即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爲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與胡鹿厓)○遷善改過。即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無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是非逆順境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薛中離語)○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答徐波石)○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與呂涇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太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論獨清。○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填硃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小人之起私意。昏迷放逸。作奸作惡。至於穿窬剽劫。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額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遏之與聽其壅橫而不決不排。二者胥失之矣。(答會宏之)○世俗痼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與洪峻之)○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殫肉乞鮑。壘上罔斷。安得爲利。若論世情利害。亦自爲世情是非矣。(與師泉)○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精博。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

之。○云商量家事。分居則有我。合同則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王霸並位。誠然誠然。至於貨色名利。比諸露露魑魅。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郊野。鸞鳳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爲露露魑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體而已矣。(與同泉)○兩峰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攪。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攪不興。意向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即誠。僕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即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脈。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與雙江)○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瞶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睹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礙。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側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與郭平泉)○世之論者。謂會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會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與劉兩江)○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說誤之也。(答高仰之)○近來講學。多是意與。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無歸根立命處。閒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簡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會從不觀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工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皆敏勤無所用其力。環起而論之。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卻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就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濮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供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懃對曰。心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

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所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道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簡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誥。兢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筥。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問諸生。平且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曰。平且之氣。湛然虛明。杲日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卻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謙。倭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常規常矩。常虛常靈。則忡忡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極。○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會子。比邱氏。碑略欠缺。○問格致。曰。心不雜意。知不雜物。如今卻分知爲內。物爲外。知爲寂。物爲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爲點簡。而良知卻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爲。而自謂良知整微。均之爲害道。○徐少初謂真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箇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

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會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二百。彌綸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保。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初無二塗。轍。○問不觀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瞶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便是不觀不聞。瞶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問戒懼。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不放縱的。添個戒懼。卻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開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卻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裏。爭拙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有苦閑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閑。卻惡閑思。汝自念雜。卻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卻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淨思。○錢緒山論意見之弊。謂良知本體。著以意見。滄規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籠了。良知精明。眈眈瞶瞶。不粘帶一物。意。即良知之運行。見即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為意障。倚於見。便為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王泉石云。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常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三十年棋。不會遇得一局棋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鳩鵲。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龍溪曰。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而日用濠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為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末梢有結束處。中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融此二證如何。曰。這方是眈眈瞶瞶實際。○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者。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慍。舍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粘滯。無往不粘滯。○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觀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指為器。非二物也。今人卻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即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觀聞。指為中。就其發而中節。燦然可觀聞。指為和。今人卻以無喜怒哀樂為中。有喜怒哀樂為和。如何得合。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箇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脈。○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慾。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著落。○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個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時時流貫。則日用之閒。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卻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卻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顏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雜。以非禮。正是時時敦行。時時垂事吾心。○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極。則所謂不覩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真。本不對動而言也。卽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真靜也。若時而靜存。時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自見矣。○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繁繁。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真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真能自訟。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與道不隨我而當者乎。○格致之功。乃會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卽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卽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所論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達衆勿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時時用事。久之可造於誠。世有真實見義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闊見誦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爲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更亦當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爲本心。從此安妥。乃爲真安妥。不然。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夫爲吾一身之主。爲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反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心。識心莫先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極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時凝結。然屏備此操存之功也。友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二。有以時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

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時不凝結。亦無時不融釋。所謂無欲謂靜。即程門之定也。若曰有嗜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耶。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時。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攝其至神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即不能免在內在之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爲二時。即不能免靜時凝結。動時費力之疑。顧公不以其所已得爲極至。而深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冰釋處矣。○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吾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唯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即此陳說。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即此講習。即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未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果超果神者。誰與。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即不可語達。即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作與語固爲行。止與默亦爲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慎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慎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截斷其根。而目前暫卻者。此病尙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慎之可言。有既與之截斷。而舊日熟境不覺窮發者。於此處覺悟。即爲之掃蕩。爲之廓清。亦莫非慎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著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爲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慎獨之旨。發於川上。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時時在禮上用。力。即慎獨也。時時是禮。時時無非禮。安論境界。試淺言之。雖嚮晦宴息。吾心亦炯然不昧。吾耳目身口。亦不能離。亦安有無視聽言動之時。雖在夢中。有呼即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時也。工夫只是一個。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不在境上生分別。○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科。無妄無科。非仁體而何。至於力行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我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即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聚所先生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夜夜待劉思微。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卽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卽盜賊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蔽了。不能依著道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卻以堯舜的心。去做盜賊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壺飧也。可惜。○李如真述前年至楚侗先生家。與其弟楚密同寢九日。數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密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如真對以爲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全無一言相教耶。楚密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歎其妙。凡至會者。輒以此語之。一友云者。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得解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大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阻他。這言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阻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牆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凡工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一友言己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於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卻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卻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著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到

是如今不會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只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翳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惟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思測度不得。容意思測度。又不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曾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黹來黹照。鏡裏原是空的。沒有妍黹。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閒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懵懵。胸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之空。如太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大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礙他不得的。即無即有。即虛即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卻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淨盡。心如太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卻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卻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裏信得。不是心裏信得。緣未思量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倒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個數分明。且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裏痛。恐便是惻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決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即此一問。四端盡露。真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隱知其爲惻隱。羞惡知其爲羞惡。恭敬知其爲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止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卻常用著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

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依著。庸是平常的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底。卻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只依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為。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即應。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卻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卻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真聖人。真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底。○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劈畫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於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毅一日不息。夫識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即無。靜時方明。變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布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布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為而為者仁也。有所為而為者非仁矣。不知為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為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為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為者非仁矣。時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而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為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為不欲的。不為不欲他便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的人。所以知行要合一。○看人太俗。是學者病痛。○問如何是本心。曰。卽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此便是。○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為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有何不

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卽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之旨。

四山論學

今世覓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爲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爲離卻戒慎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歡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爲離卻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觀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中。此又孰使之者。愚以爲離卻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

思成求正草（盧水）

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平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作意以含容爲量。則恐打入世情隊裏。膠結不解。吾將不爲君子所容矣。○天地鬼神。遇事警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脚。終涉踈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冰。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古人以天地合德爲志。故直從本體。亦臨亦保。不使一毫自私用智。沾帶掛根。今人以世情調適爲志。故止從事爲安排布置。終不能於不觀不聞上開眼立身。總之一達而上下分途。○君子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搬弄伎倆。卽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今世學者。登壇坫。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參。以爲不了義諦。夫參之爲言。從二氏而後有。不必言也。顧爲識。爲信。爲聞。就而質之。究竟不過參之之義。吾以爲總於人情世變。毫無著落。此等論且放下。須近裏著已求之中庸。以未發之中言性。而必冠之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四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段。故知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觀不聞。而慎獨之功。卽從戒懼抽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慎。而不爲戒慎恐懼者。此聖學所以爲實也。陽明洞見此旨。特提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爲知。又點出一良字。蓋以性爲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覓知。則知不離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時。此正慎獨關鍵。吾人但當依此用工。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任已。惻隱四端。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鍼一血。入聖更復何疑。○公以求仁爲宗旨。而云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繁。又不違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此將何以正之。（與徐魯源）

卷十七 江右王門學案二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傳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爲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尙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爲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爲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既薨。不欲舉行冊立。二子竝封爲王。先生起宗伯。卽以爲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醜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則何不竟行冊立也。先生卽具冊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二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爲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又其小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爲事。嘗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感爲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卽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顯。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知。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知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雖誤認良知爲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卻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卽喜怒哀樂之發。

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迥爲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卽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爲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卽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往復良苦。後馮念菴。則雙江不自傷其孤零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爲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卻一邊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

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動常靜。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答陳盤溪) ○來教若只說致和。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卽用也。用卽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爲之窟。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恆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見聞知識。眞妄錯雜者。誤認以爲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眞妄之可言。而眞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慾已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 ○來教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骸體而非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靜虛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爲得。

答周陸田。○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又舉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此言亦以知覺爲性者。某常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辨整菴困知說)○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楞伽之真識。宜不得比而同之矣。○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遠人以爲道矣。○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不觀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爲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未免善惡混淆。侵淫失真。誠知所謂良知。而致知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真安公私。昭昭不昧。何至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答徐少齋)○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答問)○格致誠正卽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操於心。卽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卻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懸地隔。○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真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卽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疏內外。皆具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疏內外之分。卽本體

之條理。天理之流行。吾心實未嘗有親疎內外之分也。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答王克齋。）○兄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認氣習爲本性。不肯說致知功夫。故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
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卻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歧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知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工夫。本體流行。只是好善惡惡。（答陳明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錯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似。去之益遠。（答馬問菴。）○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爲心者矣。（答高公敬。）○中離覺愈望愈爲第二義。亦是爲志未徹底。徒用力於愈愈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一旦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不待著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作一善。何嘗鶻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爲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真體。要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爲惡。不勞過爲猜防。皆日新之語。（答王士官。）○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卽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翻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寄雙江。）○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籠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腳。可剷定得。安望其有成也。（寄橫溪弟。）○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抵滅。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一卻恐茫然無著落矣。（答朱芝山。）○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辨真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循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寄敖純之。）○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爲良知。正是籠看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識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卽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辨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唯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答陳明水。）○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

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就業中存。即懼意也。即發也。雖憂慮不作。而安靜自如。即樂意也。即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是常有。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答王弼齋。○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有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中也。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三。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真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真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答蘇季明之間。謂知卽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寄雙江。○來教云。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必虛而後靈。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何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耶。夫知覺一而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苟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歧而二。然此亦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爾。若求其實。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來教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工夫。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爲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遠矣。○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渾然一體者也。○答王新甫。○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頓與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頓與離。又焉有未感之

前。又焉有這須用功之疑耶。(答陳履旋)○格物致知。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象貌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卻大學本旨。先師謂知是獨知。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哀樂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循其本然之則。以自操其知。(答馮守)○立心之始。不見有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易。人之難處易處。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方爲格物。苟分別種種順逆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主宰不亂。精神凝定。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畏葸。意與阻撓。尙何格物之可言乎。(答沈思畏)○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己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究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爲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鶩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時草木之生。生生化化者。亦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視聽喜怒哀樂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哀樂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哀樂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答項甌東)○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一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答雙江)○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靜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已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靜則五官俱不用。是爲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滅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良知本虛。致知卽是致虛。眞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卻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

習久得效。反成障礙。（答賀龍岡。）○凡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答鄭元健。）○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學者能依著見成，良知卽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卽是不會依著見成。良知若謂依著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答董兆時。）○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然則學知困知，亦惟去其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情乾段一萬八千金，以補鹽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入爲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敵，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捷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旣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尙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船，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爲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諡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隘。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蕪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爲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旣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爲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爲良知之學者，以爲未發卽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卽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卽在後天用上。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唯羅念庵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

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卽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唯靜爲能存之。此簾篔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尙未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往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羣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略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著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

謂心無定體。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定體也。(與歐陽南野)○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者求道。自其求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審原者。審此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江淮河漢爲原而審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卽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真之於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奪矣。欲則流矣。審日以狃。過日以長。卽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與也。○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已落二義矣。○以獨爲知。以知爲知覺。遂使聖人洗心密藏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襲

之於外。繼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內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息萬變。茫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體得未發氣象。便是識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著不得。胸次灑然。可以概見。又何待遇事窮理而後然耶。即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發。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爲下學反正之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爲伯者立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答亢子益。○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得爲是哉。○答東廓。○疑予說者。大略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儒者。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鼻臭口嗅。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使之不發。不可得也。乃謂發處亦自有功。將助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過。禁而使之不發也。且將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中者。宋人助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隨事精察。而不知其密陷於憧憧卜度之私。禁之而使不發者。是又逆其生生之機。助而使之發者。長慾恣情。蹈於水火焚溺而不顧。又其下者也。○良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真純樸一。由仁義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真純樸一。即赤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其真純樸一之體而致之也。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若於念慮事爲之著。於所謂善惡者。而用吾之知。縱使知之。其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發無不良。是謂貴顯微內外而一之也。○虛明者。鑑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即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即照而求虛明者。何以異。蓋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一念不起。誠寂矣。然謂之爲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體於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即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不歟乎。蓋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爲之也。平旦之好惡。夜

氣之虛明爲之也。（寄王龍溪）○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境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工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觀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喫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肯有所裨益也。○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蕩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寄劉兩峯）○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至善者。言乎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後能定靜安慮。慮非格物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慮亦可謂知止之功乎。（答黃洛村）○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僕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之。誠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無乃贅乎。大本達道。又當何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爲道。道無未發。又曰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然則夜氣之所息。指何者爲息乎。且晝之所爲。非指喜怒哀樂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日寂本無歸。卽感是寂。是爲真寂。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卽情是性。乃爲真性。恐不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主乎內。良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鑠我。其能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爲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以此困人乎。（同上）○子思以後。無人識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當。謂是爲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觀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觀曰微。隱微曰獨。獨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慎獨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慎獨之前。是誠失之荒唐也。（答應容菴）○誠意章。註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其中亦有欺之可禁。則爲不謬。世願有見好色而不好。而好之不真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而惡之不真者乎。絕無一毫人力。動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無爲。又曰誠者自然而然。稍涉人爲。便是作好作惡。一有所作。便是自欺。其去自謙遠矣。故誠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極吾虛靈本體之知。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畫。未發之中。一毫人力不得與。一毫人力不與。

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可謂苟且徇外而爲人也。而可謂之誠乎。意者隨感出現。因應變遷。莫起其端。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其誠。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境界。勞而無功。祇自疲以速化耳。（答緒山）○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萬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誤。蔓延至此。（答鄭西渠）○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主之。皆能累心。惟主靜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然。非一蹴可至。須存優游。不管紛擾與否。常覺此中定靜。積久當有效。（答戴伯常）○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氣有感衰。而靈無老少。隨感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心之正也。○自世之學者。不求審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阨阨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籠籠籠籠單之說。謂是爲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愿媚世。又隔幾重公案。○所貴乎良知者。豈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知哉。亦以其知之至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知也。（答董明建）

困辨錄

辨中 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觀聞何有哉。○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卽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致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尤明白直指。○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性體本自戒懼。才頹情便失性體。○或問未發之中爲靜乎。蓋靜而常主乎動也。戒慎恐懼爲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之主腦。卻是靜根。○感應神化。才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意。其云未發之中。何啻千里。○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乎靜。○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爲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別檢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爲禪學。主敬爲迂學。哀哉。○問情順萬事而無情。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無情。斯逆矣。謂順應可乎。

辨易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卽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

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午。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而動。乃平坦之好惡。大羹之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役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養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辨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井養而不窮也。○易以道義配陰陽。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爲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生死之際。起而易簧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不喪匕鬯也。○辨心。寡欲之學。不善體貼。將與克伐怒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親聞。皆是欲。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操也。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集猶斂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惰農。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忘矣。○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尙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供爐點雪。少有疑滯。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

辨素。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如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佛氏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頗得此意。

辨過。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海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過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究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而爲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爲慈孝。感於昆弟則爲友恭。故凡修道。一涉於營欲謀爲。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

辨仁。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

義不見所欲惡。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爲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欲惡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爲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一段切近工夫。

辨神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卽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

辨誠 子莫執中。蓋欲擇爲我兼愛之中而執之。故不合於權耳。不知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自堯舜之學不明。往往以中涉事爲。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營欲著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中亦襲也。況未必中乎。○問閒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躑突衝突。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旦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綿。攔攔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枝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裏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矜其師說遠矣。○問隨處體認天理何如。曰。此甘泉揭以教人之旨。甘泉得之羅豫章。豫章曰。爲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藏。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棟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卽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謂體認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

行。如平日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不假些子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倣古人行事之迹。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爲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發。貴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路歧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尙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常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感。以有爲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健。節概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持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卷十八 江右王門學案三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壙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卽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大僕會直聞報。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選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踰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爲民。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爲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有公爲之。何必自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諡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虛心。卽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唯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

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藏。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聞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專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尙多繼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卽如均賦一事。從六年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卽是靜定工夫。非經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嘆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工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僉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曉曉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轅。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二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歎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爲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爲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爰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室。視如懸壺。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爲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游。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鐵寒。經跋涉。重劬驚濤之險。逆旅醉置之加。漠然無所芥蒂。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采。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途輟。登衡嶽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悅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工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牀名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謂先生爲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鄭定宇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